

有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的小说推荐吗？

《鸾栖》

那日，夫君从府外带回一个姑娘。

那时候我正在自个儿的小院浇水，近来转夏了，这些花啊草啊都像是没喝够水似的，总是要人照顾，夫君外出征战，府里管事的就我一人，养些花花草草也算打发时间。

“夫人，不好了！将军回来了！”说话的是我的大丫鬟叫青青，是陪我一起嫁入府中的陪嫁丫鬟。年纪与我相仿，说话却还是有点毛毛躁躁的。

我转过身来，看着她气喘吁吁的样子，哑然失笑，道：“青青，夫君回来是好事呀，怎能说不好？下次再说这晦气话，我可是要罚你的。”

说罢，我便把浇水的水壶放下，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裳，道：

“青青，夫君在哪呢？不知道我去换身衣裳还来不来得及？夫君也真是的。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不知道我这样去迎接合不合礼数？”

见青青不应答，我在她眼前挥了挥手，说道：“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快带我去换身衣裳，别让夫君等久了。”

青青回过神，忙在我眼前跪了下来，道：“夫人，将军应该一会儿就过来了。只是。。。夫人，你别生气。”

“只是什么？你何时也学会了这种打哑谜？这说话说一半真是吊人胃口，再说夫君回来是好事，我有什么可生气的？”

“将军，将军从府外带了一个姑娘。”

我怔了一下道：“青青，也许是夫君心善，救了一个姑娘？也许那姑娘，是你我未见过的远房亲戚？又也许是夫君觉得府里地大人少，缺丫鬟了？不要疑神疑鬼的。话本里写的不一定是真的呀。再说了，夫君什么人，你我还不知道吗？”

讲到这，小院门口忽然响起了脚步声，我心里暗喜，悄悄对青青道：“你看，夫君回来了。”说罢，便掐好时间，对从门外进来的身影佛了佛身：“夫君万安。”

“你我夫妻二人，夫人何须如此多礼。”我感觉他的目光投在了我的身上。我微微抬了抬头。眼前的将军虽然长出了几根白发，仍有从前鲜衣怒马少年郎影子，对我而言，他的笑依旧如阳光般明朗。

我看着他的脸，道：“夫君，青青说你带了一个姑娘回来，可与我说说？若是有困难，我也好扶持扶持。”

“夫人既然已经知道，那便是再好不过了，来人，把紫云带上来。”话音刚落，因为门口便急匆匆的进来了一位姑娘，想必已经等了很久。

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应该说的就是眼前这位人了。楚腰纤细掌中轻，即便隔的有些远。我仍是能看出来，这真是位顶漂亮的姑娘。

那姑娘似乎有些怕生，怯怯的。青青在我耳边小声说道：“这就是将军带回来的那位姑娘。”

我的母家也是朝廷重官，父亲是当朝丞相，从小接触的京城贵女的性子不说得上个个热情火辣，基本也是极善言辞。第一次遇上这么怯生生的姑娘，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

“紫云，这是我将军府的当家主母，也是当朝丞相的嫡女，以后你在府中还需要她多打点，还不快来见过。”说着便拉过那姑娘到我眼前。

我有些惊愕，忙问：“夫君，再说一遍，我有些不明白，在府中的意思是？”

“青青没与你说么，我还以为你晓得了。”他挠了挠头，看着这紫云，说：“紫云姑娘，是我在路上救的，她父母早逝，一个人过的很是凄苦，你一个人在府中也无趣，我想纳她为妾，也好与你为伴。”

话音刚落，那紫云也是跪在地上，对我说：“紫云深知自己粗鄙，但将军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得以身相许，望夫人成

全。”她的声音脆生生的，还带着少女的娇憨，活像只百灵鸟。

但此刻，我只觉得她的声音像是一块块石头砸了下来，我觉得脚底有些发软，还没有开口，青青便先说了：“我家夫人是丞相府嫡女，身份尊贵，是当初将军十里红妆娶进门的，将军曾经说过，唯我家夫人不娶，不知当初说的如今都只是算什么话。”

夫君的脸色变了变：“何时将军府这么没规矩，主人讲话，婢女也可以开口了？我看你这主母当的是越来越过去了。”

我头脑有些发昏，后面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讲什么，但我知道，青青冲动了，勉强稳住身形：“夫君喜欢便是我心知所向，至于紫云姑娘，夫君请便就好。”又看向夫君口中的紫云姑娘，仔细端详：“既然夫君已经开口，留下来便是。”这姑娘真的长得好漂亮，若我是个男的，也怕是会垂怜吧。

那姑娘听到了我的话。如释重负一般的跪下行礼，嘴巴里还念着：“谢谢夫人，谢谢夫人，紫云无以为报。”我沉默不语，反倒是，夫君看到她这一系列动作，连忙敢去扶她。

我觉得这幅画面有些扎眼，用了一个生病不适无法久留的借口搪塞了过去。很快，我的小院里只剩下我和青青了。我看着他们远去之后，重新拿起了水壶，开始准备浇花。

手上的动作进行着，眼睛却忍不住开始酸涩起来。出嫁之前，母亲最开始不认同我的婚事，后来日子近了，也就只好对我

说，丞相府与将军府也算是个门当户对的好亲事，嫁到那里，应该为朝廷上下个家主母之表率。

青青见我落泪，着急忙慌的拿出帕子为我拭泪。“夫人，别哭了，不然脸上的妆可要哭没了，到时候成了小花猫，可不让人笑话？再说了，您这一哭，青青心里也跟着疼。”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就沉默了。

新来的紫云姑娘被我安排在了一所名叫浮云殿的院子里，院子也是我先前偶尔会住的地方，也是我被定为将军夫人给的院子，但我不喜欢那么大的布局，就搬来了我现在住的小院，至于那浮云殿也就偶尔去去，平日里也只叫下人们打扫着，过日子久了也许久不去那里了，那院子里长着极好的海棠花，等到四五月份的时候，花开似锦，似晨曦明霞的美丽场面，我想紫云姑娘应该也会喜欢。

青青曾拉着我的手，悄悄的对我说：“夫人，那个紫云就是个狐狸精，什么父母双亡，都是赖着将军不走的借口罢了，您现在又把那么好的院子给了她，平日里也不给夫人来请一个安，青青看啊，她那尾巴都翘上天了。”

夫君最开始那几月还每隔两三天都过来看我一眼，与我说话，吃个饭，大概过了一年的时间，我记不清了，他就不常来了，除了中秋元宵等必要的场合我也不怎么在他面前露面，而夫君也默认满意了我这个做法。

家宴上我几次看他，他的目光都是在紫云姑娘身上，嘴角含着笑意，眼睛温柔的似乎可以掐出水来，这是我不曾见过和拥有

过的神情，紫云姑娘本身是个美人，加上在将军府的滋养，美貌更是比刚来的时候加上几分，我看着他们俩，心里不觉有点苦涩，因为，我也觉得他们般配极了。

我的少年将军还是从前的样子，唯一可惜的，是他不属于我。

后来的日子，我仍旧待在小院里自顾自地浇水养花，青青倒很为我觉得不公，总是替我偷偷盯着紫云姑娘，但其实不用她说我也知道，我住的小院不偏，反而在将军府算得上是一个挺中间的位置，每次当将军去找紫云姑娘的时候，总是能听到他和他身后侍卫的脚步声，又或者他邀请紫云姑娘一起去小花园赏花的时候，总是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和紫云姑娘姑娘的娇憨。

我自小耳朵好，细微的声音也总是能听得一清二楚，我尚在闺中的时候，母亲就常常拿这件事情取笑我，总是笑道：“我们鸾鸾啊，怕不是个顺风耳。”我当时年纪小，遇到什么事都要还一嘴回去，虽然前面气焰足，但总是说着说着就把自己委屈了起来，最后总是爹爹拿着两个糖葫芦来哄我。

我喜甜，在京城之中也不得小秘密，我是丞相嫡女，加上我自小学琴棋书画，不说样样精通，倒也都算拿得出手，加上我以前喜欢些新奇漂亮玩意，也喜欢打扮自己。我刚及笄的时候，来娶亲的青年英俊也不计其数。

现在的大周朝有一位公主是我闺中密友，她单字一个禧，封号是平乐，都叫她平乐公主。我觉得这个寓意很好，平安喜乐，人人都是心之所向，光是听着她这个名字我都能感受到皇帝对他的宠爱，唯有她自己觉得土气，觉得自己父亲不上心。所以平日里只要不是重大场合，都叫我们唤她周禧。

我和夫君，也就是在平乐公主元旦后举办的一场宴席上认识的。这场宴席上来的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青年才俊才子佳人，平乐私底下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鸾鸾啊，你知道你字里这个鸾是什么意思吗。”

“自然知道，一种鸟罢了。”

周禧不争气的用指头点了点我的头：“你个呆瓜，这是普通的鸟吗，这是凤凰啊，凤凰是什么，是皇后啊。”接着又一副认真脸，对我说：“鸾鸾，你想当皇后吗？”

听了这话，我连忙噓了一声，道：“小祖宗，我要是你皇后，不就是你娘亲了，你可真敢说。”

平乐也意识到了自己说话不对，连忙看了看周围有没有人，确定好没人后，才接着说：“鸾鸾，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才好，反正啊我父皇想让你做他的儿媳。”

我听了这话，着实给吓了一跳。

只见平乐又接着讲到：“我也觉得你当我皇嫂合适，毕竟鸾鸾你生的那么美，以后生出来的皇侄皇侄女定也是个可爱团子，我们就更是亲上加亲，可惜啊，我了解我们鸾鸾，一定不想嫁一个自己不认识的男子度过余生。”

我没否认，我确实不想嫁一个我连面都没见过的人。

平乐重重的拍了拍我的肩，一副任重道远的样子，道：“所以，这场宴席是为鸾鸾你准备的，趁着父皇还没找你爹商量，

自己先找个如意郎君，再去求你爹，他那么疼你，定会有办法的。”

平乐话粗理不粗，她身为公主，虽然身份尊贵，又有皇帝宠爱，但也有诸多皇家限制，她能为我做这么多，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她好久，也只说了句：“谢谢你，周禧。”

“你我之间，不必言谢。”说罢，又抱住我，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鸾鸾，我希望你幸福。”

后来的事，与一切话本上大同小异，谢家少将军谢回在我面前文武双全，那场宴席像是为他准备的一个舞台，他射出去的箭百发百中，飞花令也对得极好，还变戏法似的给了我们一群女眷好些甜味的糕点零嘴，甚至于在我不小心踩空台阶的时候，拉了我一把，我摸到了他手虎口处的茧，抬头，他正笑着看着我，眼底像是有一摊化不开的墨，对我说：“陈姑娘，当心。”

再后来，为了嫁给他，我与父母大吵了一架，父亲最终向我屈服，违抗了皇命，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朝中本就让人忌惮，我这一闹，父亲在朝中更是难做。

所幸谢回那边做的倒是还让父亲满意，谢回生的不错，又爱笑，又会下棋，很快就和我父亲握手言谈，只有母亲仍旧是一副不放心的样子，无奈，也只能开始教导我怎么管家，很快，婚期将至，八抬大轿，锣鼓喧天，三书六礼，十里红妆，甚至谢回也在高朋满座的场合下说出了唯我不娶，还惹得我眼泪直掉，只不过现在看来，好像不做数了。

婚后我便不怎么接触外面的世界，学习怎么做好一位合格当家主母已经足够让我忙得焦头烂额，周禧也在我婚后来过几次，只是心情不大好的样子。约摸半年后，我才知道周禧要去别国和亲，周禧的送别宴没有给我帖子，据说只有皇家才可以进入，那几天好像周禧都被软禁了起来，总之我没法见她。

在她和亲的前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是皇宫里管事的公公来办事时偷偷塞给我的，说是信，其实更像一张字条，上面只有一句话：

“鸾鸾，我希望你幸福。”没有署名，但我知道是周禧给的。

只有她会对我说这话。

我叫陈鸾。这是我与大周朝将军谢回成亲后的第十个年头了，我的身体越发不好了，仅从我的小院走到花园，也会止不住的咳嗽，我住的院子总是弥漫着一股药味，有时候药味浓的连我自己也会掩鼻，我不喜欢这种味道，像是垂危之人的挣扎，大大小小的郎中我看了不少，最后还是给从宫里来的御医一些银子才知道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到三年，他说我这是心病，好不好得了全在我自己。

青青被我许配给了人家，她不知不觉已经是个大姑娘，虽然她嘴巴里念着要陪我一辈子，但我知道她喜欢谢回的贴身侍卫叶铭，她出嫁的时候，虽然比一般姑娘出嫁的时候年纪要大些，但却哭的跟个泪人似的，不过我知道，她内心应该是极欢喜的。不然我走了以后，没人陪她她一个人在将军府，也未免太孤苦了。

日子在一天天的过去，我也没有撑过那年的寒冬，我病了之后，谢回来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起来，我总是静静地看着他，妄想着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丝爱意。可是只等来了，他坐在我床边，对我说：“对不起，鸾鸾。”他很少叫我小字，我未嫁他时他叫我陈姑娘，嫁了他时，他叫我夫人，想不到第一次听，竟是这样的场合。

我走的时候，将军府锣鼓喧天，下人们都奔走相告：“紫云姑娘有喜了。”听着外面喜庆热闹的声音，我觉得有点吵闹心烦，转念一想，这声再聒噪，也应该比哭丧的声音好听些。这么想来，心情也就释然了许多。

我不知道我走的时候谢回有没有落下眼泪，但我的耳边依稀听到了母亲和父亲的呜咽声，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儿女不多只有我与兄长。凑了一个“好”字，兄长虽然才智过人，样貌也过人，是个顶真真的温润公子。但我与谢回成亲，本就是高门配高门，门当户对。但相府和将军府在朝廷中的权势太大了，碍于皇帝的忌憚，兄长也只得娶了一个小门小户的女子。

我的脑海里回旋着周禧的话，闭上了眼睛。脑海里闪过一幅又一幅从前的画面，就好像走马观花，我看见了很多人，父亲，母亲，兄长，青青。。。。。。甚至常在东市卖糖葫芦，梨花糕的小贩，仿佛他们就在眼前，我的身体渐渐变得没有知觉，但胸口还是一阵一阵的发闷，弄得我喘不过气来，只有耳边依旧是锣鼓喧天，一片喜气洋洋的场面。

然后我像是睡了一觉，又像是做了一个很久很久的梦。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了，身体传来的酸痛感令我极其不舒服，见屋子里有了动静，青青急忙拉开了帘子，道：“小姐，你醒了？可急死青青了。”

我眯了眯眼，没有适应眼前的突如其来的光亮，我尝试着自己清醒起来，接着把目光转向青青，青青相较于我记忆中的样子，年轻了，活泼了。接着目光便以的我身处的房间，透过床帘，我可以看到右边的梳妆台上还放着我先前喜欢的胭脂，但是自从嫁给谢回以后，为了维持当家主母的风范，我也很少用这么娇媚的颜色了。

我好像回到了过去，也可以说重生了。

我应该对这一切感到惊奇，可是当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以后，又不是那么激动了，话本似的故事在我身上发生了不止这一件。

因为我死后在将军府做了整整十年的阿飘。谢回与我情浓之时，曾对我说，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亮亮的，像是有光，可是没想到，最后竟然是我成了将军府的鬼，我不知道怎么说，心情也有点复杂。

我看到了我的丧事的举办，很盛大，唢呐队伍的声音拿了两条街也可以听得一清二楚，来吊唁的人很多，多到甚至把将军府的门槛都踏破了一条，但是多数是我不认识的面孔，他们哭的惨烈，也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我母亲哭的最狠，竟然哭昏了过去，最后还是在兄长的搀扶下才走出了将军府。谢回穿着一身白衣，神色不明，只是静静地跪在我的灵前，一声不吭，我想，我这一辈子是猜不透他了。

我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只好整天在大街上游荡，西街有个老婆婆做的桂花糕其好，入口即化，甜而不腻，谢回很喜欢，但自从我死了以后，他也就很少来了。将军府花园里，我最喜欢的牡丹花依旧开的很艳，连带着我院子里的花草都长得很好，比先前我在打理的时候长的还好。

谢回常常一个人来我的墓前看我，给我带一束花，是我少女是很喜欢的牡丹，或者跟我说几句话，他身上阳刚之气太重，我靠不了他太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

他常常就这样靠在我的墓上，就这么坐一下午，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可我也知道这是不太吉利的。

我听下人说，谢回与紫云生下的小少爷长的可爱，又很聪慧，三岁就可以背下千字文，我原先不知道那小少爷到底是个什么性格，可是听老将军府里的老嬷嬷说，跟谢将军小时候一模一样的时候，我差不多猜到了他的样子，定是真的很可爱。我不知道他过得那样如意了，为什么还常常一个人来看我。

我想的久久没有回神，青青忍不住在我眼前摇了摇手，这才把我的思绪唤了回来，接着说道：“小姐在想什么呢，竟然又把小姐魂勾去了，我去跟老爷夫人说一声，他们肯定担心坏了，再去给您端粥，我的好小姐，你再回回神，躺一会。”青青很活泼，我也有些被她感染了，我笑着对她扬了扬手，青青这才放心下去了。

京中小姐每天干的事情，不过也就是那几件，女红，读书，琴棋书画，然后等待宴席的邀请，再大放异彩，赢得百姓茶余饭后的美谈，说起来的的确有点枯燥乏味。

我琴棋书画，琴最好，书画一般，棋最烂。烂到什么地步呢，你若是找一个才学棋一年左右的孩童来与我这个学了八九年的人对弈，估计可以堪堪打个平手。

兄长曾经笑着对我下棋的夫子说，阿鸾不会下棋，挺好的，善于下棋的人，心思大多深沉。气得我那个夫子吹鼻子瞪眼，把兄长告到了父亲那，打得兄长那是一个哭爹喊娘。

至于我的琴，这么说，我棋下的有多烂，我的琴弹得就有多好。与此对立的是，我的兄长下的一手好棋，民间也传一句俗语：“陈家儿女，琴棋无双。”我想，若是让他们知道，我的棋竟然下的那么烂，估计这桩美谈也就消失的一干二净了。

我儿时的时候，经常在众人面前献琴，但十二岁以后，我只有在宫中大宴席的时候才会偶尔献上一曲。十二岁那一年，母亲对我说：“以后莫要多弹了，你是小姐，不是戏子，弹的多了，会掉价的。”

我之前对此不解，我每日练琴练的那样苦，手上磨出血泡是常有的事，还要每日涂药膏，硬生生的把我手上要长出的茧给压回去，痛的我好几次忍不住出了眼泪。

在我做阿飘的日子，东城那边有一家乐坊，里面有个歌女弹得一手好琴，真的是“弹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可是她手上的茧子深浅不一，看起来也不甚美观。我一下子明白，纵使我在琴音上面，天赋极高，长年累月的药物磨平了我的茧子，也磨平了我琴技的进一步提高。

我不禁哑然。

两个月后，宫中向相府递了请柬，正是这场宴席上，平乐问了我，“鸾鸾，你想当皇后吗？”

想到平乐，我又不禁叹了口气，我知道，周禧她有心上人，她喜欢的是一个名叫柳长青的宫中画师，长得高高瘦瘦的，他不喜欢穿官服，常穿的一身飘飘的青白的衣服，目色柔和，带人温和却又清冷，真当得起一句“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平乐曾经悄悄对我咬耳朵说：“鸾鸾，你知道吗，长青会画人。”不等我反应，她便悄悄把我拉到书房，小心翼翼地爬上梯子，移开几本书，取出后面几幅画，向我摊开。

画上的女人明眸皓齿，笑的灿烂，仿佛四月天下无边无尽的桃花，画的右上角结束时皆是两字：禧儿。那是周禧的小字，平日里除了她的母亲，没人会这么叫她。

我玩笑的掐了掐周禧的脸，说：“那里呀，不及公主万一。”她佯装生气，把画放下便来挠我，最后逼得我不得不承认真的画得很好才罢休。

临走的时候，我提醒周禧小心点放，她认真的点了点头，把画重新放回原位，再用书仔细的遮掩好，最后拿宫人们平时起打扫的小扫帚扫了点灰上去，才与离开。

周禧走路的时候蹦蹦跳跳的，头上的簪子一颤一颤的，即使隔得有点远，我也知道这簪子品相花纹都是一般，不像是宫里的东西。

我又想到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的一两年，周禧喝醉了，在池塘湖边的亭子里，我陪着她醒酒。

晚风吹着我的脸，带来一丝丝荷花香和身旁周禧的酒气，我突然感觉到身上一重，是周禧扑倒在我的怀中，少女身上的桃花香和甜甜的果酒香很快将那股若有若无的荷香掩盖。

很突然的，周禧哭了，开始是小声的抽泣，后面哭得越来越大声。

她边哭边说：“鸾鸾，我好难过。”

“鸾鸾，我真的好喜欢他。”

“鸾鸾，为什么他的出生不能再好一些，只要再好一些，我就可以去跟父皇争上一争。”

“鸾鸾，你知道吗，我好想嫁给他，可是我一旦嫁给他，他就连这宫里的画师都当不成了。”

“鸾鸾。。。。”

那夜，周禧哭了很久很久，哭到我第二天见她的时候眼睛都还是红肿的。我是京城闺女的典范，照理我应该提醒她不能这样哭泣，作为公主有失礼仪。可那晚我没有，现在她身边就我一个，我想，就一会儿不当公主，没关系的吧。

画风一转，在将军府的日子，自周禧和亲以后，京城中便很少有关于她的事，那位明眸善言的公主，好像真的被众人所遗

忘，远离了京城。我又想起了我做阿飘的那些日子，在百姓的茶余饭谈之中，我听到了平乐公主的名字。

周禧和亲的时候，是十二月大雪的日子，大周朝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下过雪了，都说瑞雪兆丰年，百姓们都说公主嫁的好，雪下的好，不由觉得公主出嫁是个好兆头。

只有我知道，柳长青跪在皇宫门口三天三夜也没能求来皇帝的一声召见，那场大雪给他留下了寒疾，人也一下子苍老了不少。

蛮族人正在打仗，周禧嫁的第一任丈夫死在了战场上，按照那里的规矩，她嫁给第一任丈夫的弟弟，又是一年不到，周禧的第二任丈夫死于一场疫病。从那以后，周禧落下了一个克夫的名号。

周禧疯了然后自杀了上吊在一条白绫上，百姓哀叹了几日，我就再也没能从他们中听到关于这位年轻的公主的一句话。

我的思绪飘了好久才终于飘回我的脑海，回到相府，安静了几个月的相府终于热闹起来，人来人往，所见之处皆是一副忙碌的样子，我被母亲关在了房间里练琴，吃饭，量衣的时候才可以喘口气。

马上就要元旦了，宫中元旦那天是不安排对外宴席的，皇帝在那天通常会举办一场家宴。而元旦的后一日，才会是我们的主场。

周禧虽然贵为公主，也无法出来见我，在那场宴席上，她代表的是皇家脸面，自然也被关在宫中练习节目。

青青过来送饭的时候，悄悄拉住我的袖子，鬼鬼祟祟的说：“小姐，我们去看花灯吧，听说今天街上可热闹了。”

我看着青青一脸期待的样子，我想我上辈子应该是拒绝了她的，这样想着，我的目光对上了她的眼神，笑着说对她说：“好啊，可别叫母亲发现了。”

这大街上确实热闹非凡，万千灯火映照着高楼，大街小巷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青青时也顾不上身份，拉着我的手，在这个摊前停停，在那个店前瞧瞧，眼前的姑娘笑脸盈盈的，正痴痴的看着以前一个耍糖画的老爷爷。青青与我一般大，从小的时候就陪在我身边，呆在相府，她又是下人，就算相府对待下人再好，那些小吃玩具也是没有的。

我看着青青的样子，笑道：“你喜欢？”

青青一副被我说中了心事的样子，低下了头，我觉得可爱，觉得还真是一个小姑娘，就忍不住逗她：“那可怎么办？你小姐我没带钱呀？”

“青青。。。青青，不喜欢！小姐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青青听了这句话，作势就要把我拉走。

我轻轻挣脱开她的手，故意做出一副苦恼的样子：“怎么办，我想吃哎。”

“啊，小姐，青青也没带钱。”

青青很快相信了，毕竟我喜欢吃甜食在京城贵女之中都不算秘密，更何况她还是我的贴身婢女，自然是对我的喜好了解的一清二楚。

我装作思考的样子，良久才说：“不然，青青，你在这里等我，我拿了糖画，等我逛够了，就叫兄长接你回家。”

青青刚抬起的头又低了下去，双手捏着裙摆戳了又戳，挣扎犹豫了好久才憋出一句：“那青青在这里等小姐，小姐可一定要来接我。”

我轻轻敲了她一脑袋，青青重新抬头，疑惑不解的看着我：“你小姐是那样的人么，喜欢什么去和老板说吧，我带钱了。”

“真的么，小姐？”

“当然是真的，除了刚刚那一下，你小姐什么时候骗过你，瞧你的脸，刚刚皱的跟苦瓜一样，丑死了。”

“小姐！”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快去和老板说吧。”

青青笑着应了一句：“谢谢小姐！”转身对那位卖糖画的老爷爷说：“来个糖画，要凤凰的，要画的比我家小姐还要好看的那

种。”

“嘿，你这青青！”

“谁让小姐刚刚骗我的，青青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讲的正热烈，我的肚子不由分说的叫了一声，讲真的，为了今天晚上可以顺利的出来，我可是把吃晚饭的时间都省去了。

做糖画的人有很多，还有几个才到青青。

我对她说：“你在这里等我，我去买一点吃的，马上回来，等我回来以后再去放个花灯，就回家了。”

“小姐，不会是要丢下我一个人吧。”

“怎么可能，刚刚是逗你的。什么时候这么不信任自家小姐了。”

“那小姐先把钱付了。”

“好好好。”

难得出来一次，自然要吃点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我做阿飘的时候，我记得前面有一家果脯店，平日里队伍可以排的很长一条，听说是一个开了很久的老店，按照现在这个年代，应该也是开了的。

记忆中的果脯店确实在那里，但是它现在的人不多，店面也没我做阿飘时候看到的大，但是里面的果脯的种类依旧一样繁多，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久也没有定夺。

这个时候，一道温润的男声在我耳边响起：“这位小姐看着面生，在下看着小姐徘徊了很久，想是第一次来吧，可以试试酸杏和黄桃的，很不错。”

我顺着声音的源头去看，那一面走来的是两位男子，他说的话不对，我瞧着有一位倒是面熟，应该是御部家的公子，温玄。他身边红颜无数，却片叶不沾身的事迹远名在外，但是他长得不错。凭借着一副好皮囊，也算混得如鱼得水。听闻上一世先皇过世以后，他们家在朝中的地位便蒸蒸日上，就连将军府也不得不避其锋芒。我和他见过几次面，凡是京城上有头有脸人家的宴席，总少不了他的影子。

他身边的另一位我倒是不太认得，应该不是京城上有官职家的公子，他生的好看，硬生生把温玄的样貌都压了下去，连眼角都带了一颗痣，眼睛像是含了一滩墨水，这样的样貌若是家中还有些地位，自然会和谢回一样，成为京城贵女们谈论婚嫁的对象。

我想刚刚那句话应该是温玄说的，冲着他笑了笑，我想他应该是认出了我。

温玄一边走近，一边向他身旁那位男子介绍道：“这位是相府的千金，陈鸾。”接着又像是给难住了，思索了好久，也憋不出来一句话，最后还是那位男子自己开的口，“姑娘叫我楚宸就好。”

温玄陪笑，“对对，陈小姐叫他楚宸就行。今日真是好巧。”

“对啊，好巧，第一次来呢，正苦恼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二位便出现了，既然这样，那我便买酸杏和黄桃吧。”我这样说着，目光却不自觉地看向楚宸腰间的玉佩。

“酸杏不用买了，我这里正好有多多的，不知道姑娘愿不愿意赏脸？”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说这句话的是楚宸，我看向他手中的牛皮纸袋，微微一笑，看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推脱一番，也就收下了。

寒暄一番，也应该走了。

“那两位公子，就此别过。”

“陈小姐，有缘再见！”温玄冲我拱了拱手。临别前，不经意，我留了楚宸一眼，他眼角含笑，但不见眼底似乎夹杂这几分戏谑，再仔细看，又像三月的风一样温和了。

我回到卖糖画的那个摊位前的时候，青青手里的凤凰的翎羽已经消失不见了，光秃秃的，像只山鸡，她不好意思的笑笑：“小姐怎么去了那么久，青青可好等。”

我捏了捏她的鼻子，目光看向远处的河畔，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花灯浮在水面上，染红了一片水色，我笑着对青青说：“走吧，我们去放花灯。”

我们两个偷摸着回相府的时候，好巧不巧，正好被守株待兔的兄长抓了个正着。

“你告诉母亲了么？”我怯怯的开口。

兄长把眉头一挑，笑道：“长本事了，现在连声哥哥都不叫了。”

我听见他说这话，便晓得他是没有告诉母亲的，眉头也跟着舒展开来，笑嘻嘻的向兄长行了个礼：“感谢兄长包庇之恩，阿鸾就在这里谢过哥哥了。”

他扶了扶额，把手里的汤婆子塞给我：“快回屋里去吧，一会儿叫张妈给你熬些姜汤送来，暖暖身子，天气冷了，别着凉。”

“能多放些糖么？张妈熬的姜汤最苦了。”我得寸进尺，便顺杆子往上爬。

“甜死你得了。”兄长白了我一眼。

“谢谢哥！”

回到屋子里，左右也没有事情要干，我把酸杏拿了出来，才尝了一小口，我的脸就皱巴在一起，好酸！再细看那果脯的表面，竟然连一点糖粉也没撒。

我现在大概知道楚宸那笑是什么意思了，不禁觉得好笑，年纪都已经不算小了，小孩子的把戏还会出现在我的身上。

元旦的宴席如约而至，母亲从宫里请了人来为我描妆，我五官里生的最好的就是眉和眼，经过那妆娘的一描，便更加出挑

了。我奉承了几句，那姑娘笑的开心，又取出笔，在我眼角那里点了一颗痣，笑着说：“小姐这样看像是会勾人似的。”

为这场宴席准备的华服也缝制好了，我上辈子穿的是一件水色的裙衫，那衣服的料子特别，像这水纹，灯光底下波光粼粼的。但好巧不巧，那天的谢晖穿的是一套红色劲装，红蓝相称，自然得得了周围人的一阵怱怱。这次，在做衣服的时候，我央求着母亲换成了一套白色的裙子，但全白又不吉利，就叫匠人们上面绣上描边的金边牡丹，再加了点零星的红丝绸，远处看，像冬日里雪上开出的梅花。

我到宴席上的时间不算早，皇帝见我来了慰问了几句，便离开了。现在在位的皇帝，是周禧的父亲，与我父亲年纪差不多大。我儿时的时候常跑到宫中去玩，皇帝对我很是疼爱，甚至连周禧有时候都要吃醋。连我名字里的这个鸾，也是他赐的名。

宫里的宴席就算再盛大，流程也没不过那么几项，皇子公主都散坐在主座下，我来得迟了一些，上座的位置留的不多，周禧看见了我，忙向我招手，结果被她旁边的嬷嬷眼神警告了一番，动作才小了下去，示意我坐她边上。

坐下去我才发现，谢回坐的离我并不远，他拿着一个酒杯，前来敬酒的人络绎不绝，他也来者不拒，似乎是看到了我的目光，他对上眼，与我笑了一下，我躲开了。

表演节目的顺序是抽签的，我在第五个，周禧第一个。她大殿之中跳了一支舞，一看便知道是下了功夫的，一曲舞毕，又叫人取来纸笔，洋洋洒洒的在上面写道：“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

剑器动四方。”笔锋苍劲有力，不像是女子会写出来的，赢得了周围的一片喝彩。

中间该跳舞的跳舞，该唱歌的唱歌。很快便轮到我上场了，摸了摸手上的琴，又轻轻拨了拨琴弦，这才开始演奏。弹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我抬头正好看到谢回玩味的目光，回忆刷的一下又冲进我的脑海，回过神，我才发现琴弦断了，我怔怔的起身，周围一片安静，良久以后，响起的掌声又像是要把我淹没了。

我回到座位上，却发现谢回拿着酒杯向我走来。

“陈小姐琴弹的很不错。”他眼角含笑，红衣怒马少年将军这着实个美好的词。

“谢小将军也通音律？”我稳住心神，看着面前的少年将军.还是没忍住讥讽到

“略知一二。”他脸上笑意不改，似乎没有听出来我的话外之音。

“请陈小姐喝一杯，可好？”他示意我看他手里的酒杯。

我不想与他再聊了，推辞道：“我喝不了酒的，饮酒伤身，谢小将军也少喝些好。”

“谢某之前见过陈小姐？”他突然问。

周禧拉了拉我的袖子，我没理会，回答道：“未曾。”“那姑娘撒谎的本事太拙劣，谢某刚刚看小姐可是喝了不少。”他还是

在笑，笑得我心烦。

正当我心烦意乱之时，突然传来了一道男声，“陈小姐，又见面了！”由远及近，我听出来了，是温玄的声音，他快步走上前，紧接着向周禧行了个礼，又对谢回说了句：“谢小公子.好久不见。”

“温公子，好久不见，你这是，与陈小姐认识？”

“自然是认识的，没工夫跟你讲了，陈小姐可否出来一趟，户部小姐在花园等您.说是找了你好久呢。”话都说到这了，我只好对谢回笑道：“那便失陪了，谢不将军。”

我又对周禧眨眨眼，冲她做了个口型：“等我回来。”

我跟着温玄走到殿外，不久我便放慢了步子，温玄不解，转头看着我：“陈小姐，怎么不走了。”

“温公子说谎的本领也很一般，这也能骗骗周禧这种不谙世事的公主和谢回那种才回京城不与女眷打交道的小将军了，户部家我记得，这一辈倒都是男丁兴旺得紧呢，何时出来的小姐？”

“陈小姐聪慧。”

“今日之事也算温公子帮了我一个忙，多谢了。有时间了给温公子送点吃食送去，算表达谢意，那花园我就不去了。我去走两圈消消食，也就回去了，公主还等我呢。”我作势要走，温玄又叫住了我。

“陈小姐，等等。”

“嗯？”

“可以请陈小姐解答在下一个疑惑吗？”温玄说道。

“自然可以。”我微笑地看着温玄。

。。。。。。

另一边，温楚宸半躺在树上，微眯着，束起的长发垂落下来，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听见脚步声，他睁开眼，却只看见了温玄一个人，问道：“人呢？”

“走了。”

“走了？”

“她个世家小姐怎么不知道户部家没小姐，连我都听到过些传闻。楚宸，她说你撒谎拙劣。”

楚宸从树上一跃而下，拍了拍手上的土，问道：“你问她酸杏了么？”

“问了。”

“怎么说？”

“说不知道什么味，半夜被猫叼去了。”温玄想了一会，又说：“她说要答谢我，过几日会送些吃食来，你要来尝尝

么。”

“送我府上就行。”

“楚宸，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这厚？人家这个忙可是我去帮的。”

“不是我，你会无聊去淌这趟浑水？”楚宸挑眉。

几天后，楚宸也收到了陈鸢做的吃食，都是很简单的点心，紫薯粥，绿豆糕和红糖包，楚宸拿起绿豆糕尝了一口，入口的甜，这陈姑娘怕不是把半斤糖都揉进面团里了，糖放得太多，就算蒸熟了也可以吃这出那藏在里面融不化的糖块。楚宸看着这手里残余的半块，只觉得那酸杏应该不是像给猫吃了。

一个时辰后，那份吃食又出现在了温家门口。

仍是元旦的宴席上，我自从回到座位，周禧便一直绕着我问问题，差不多的时间，她仍旧绕回了上辈子的那个问题：“鸢鸢，你想当皇后么？”我盯着她的眼睛，她眼睛还未褪去少女的稚嫩，连看人都透着一种干净。

我看向谢回的座位，那里早就空无一人了。

“婚姻大事不是我一人能决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周禧，他们若说起，我会与他们谈谈的。”

我看见周禧的神色一下子变得焦急了起来：“鸢鸢，如果真的要嫁，你父母一定会与你提前讲的，毕竟他们那么疼你鸢鸢，你那么好，你应该有自己的幸福的，别被困住了，好吗？”

我知道她要告诉我什么，她在透过我看自己，她不想让我成为第二个周禧和柳长青。

“好啊。”我握住了她带着凉意的手，强撑起笑意，笑着说：“小周禧，你也是啊。”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看着我，然后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些。

宴席结束，大家都走得三三两两，我随波逐流，老远便瞧见了在门口等着我的青青，她正对我招手，见我走近了，便从马车里取出一件披风裹在了我的身上，说：“小姐，早就候着你了，快回家吧，别给冻着了。”

那天夜里很冷，我早早地便回了自己的屋子里，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属于上一世的充满回忆的梦。

那次宴席不久，我就对谢回一见倾心，他表现出来的偏爱也让我满意，碰上有他的场合，我总是会穿水色的衣服，只为与他看着登对，又为了与他显得亲密，总是会拉着他聊的有的没的，都是“谢公子，吃了么？”“今天阳光真好啊，天气真不错。”这样牵强的闲聊。

婚后，他作为一国的将军，仍常常要出去打仗，夏日的太阳晒得毒，硬是把他的脸晒出了几道裂口，我心疼不已，大雨之时连跑了五条街才买到那种专治晒伤的药膏，明明是涂在他的脸上，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他拿了帕子替我拭泪，嘴里还一直念着：“我不疼的，夫人别哭了。”那次以后，我总是习惯于把那些常用的药给他塞满一整个袋子，他来见我的时

候，宁愿久些，也总要把在路上先把涂药，把伤医七七八八先，他说：“我家夫人胆小，这样的疤怕吓到我家夫人。”

然后啊又变了，我又梦到了那一天，我生活的将军府一下子变得冷清了，我荣华富贵依旧，将军出去打仗的时间也越来越久。我梦了很多很多事，梦到了那几年里的清冷，饭桌上的无言，以及我死时的锣鼓喧天。

醒来时，我摸了摸枕头，是湿的，我才意识到我昨天夜里哭了。

“多不值得呀。”我这么想，便起身叫来了青青给我绾发上妆。我指了指桌上那颜色娇媚的胭脂，说道：“用这个。”

日子也就这么过着，要到新年了，作为相府小姐，我自然也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不少的贺礼，另我诧异的是里面竟然有来自将军府与御部的，谢回的那份是一朵艳丽的牡丹绒花，手艺精巧，活脱脱像是刚从枝头上摘下来似的。连青青都看得出来这不是凡品。

御部的那份则是一份请柬，上面说是邀我半月后小聚。我知道是楚宸，除了他，没人会管我叫姑娘。也没人会在新年礼物里塞一点糖粉也不加的酸杏。

想近来也没有什么事 我也就答应了。

之后的几天都是大雪纷飞，积雪压弯了枝头，看上去就沉甸甸的，可到了临近约定的日子，天气说不上有多好，但也不下雪了。

近来也没有贵女们的聚会，又是新年，母亲对我也放松了起来，允许我出去走走。地点是楚宸定的，定的是京城一家我没听过的酒楼，位置偏僻，店面也不大，马车夫硬是找了快半个时辰才珊珊将我送到。

我上楼时，包间里只有楚宸一人，他面前有一盘全剥了皮的红彤彤的花生，另一边花生壳堆了老高。见到我，他坐的好了些：“姑娘来了？”

我看到楚宸的样子，笑了一下，道：“没怎么来过这里，路上耽搁了。”边说我边在他对面坐下，指了指桌上剥出的花生，道：“楚公子，很有情调。”

楚宸笑意勉强，道“谢姑娘赞美，无聊罢了，姑娘尝尝？”没等我回答，又马上叫来小二：“点菜吧，我家小姐来了，她付钱。”

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接着随意指了指菜单，又把他丢到小二怀里，说道：“把你们这招牌都上一遍。”

“好勒，您稍等！”我看着二小连走带跑，像是生怕我们后悔似的，不由得觉得好笑。

我轻抵了口茶，没有想象中的清甜，反而还带着一点涩味，皱了皱眉，道：“两个人点这么多菜，楚公子真是财大气粗。”

他作轻松地摆了摆手，道：“哪里，财大气粗的可是姑娘，刚刚小二他们可都听见了，这顿饭是姑娘买单。姑娘刚刚开口的话，可真是折皱我了。”

说着，他又假装惊叹的说道：“难不成姑娘想赖账？这可不好啊。”

“你！。。。 ”我盯着他，脑子里想到了做阿飘时，东市那也很乱，女子会在街边破口大骂，我听了许多次，可回到相府小姐这个身份，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楚宸吃东西很规矩，菜虽然只点了一桌，但只吃了几道菜，其他的菜连筷子都没有动过。

“陈姑娘，一会要和我去个地方么？”吃饭吃到一半，楚宸突然笑着问我。他长得不算柔和，但一笑起来便将脸上的距人千里的清冷抵消了，那颗痣也生好，似乎就天生应该长在那儿的。

“去那儿？”我没好气地看他一眼。

“难民所。”他看了看桌上剩的菜：“给他们送去，别浪费了。”我这才发现，他吃的都是热菜。凉菜，糕点，瓜果什么的，一点没碰。

我觉得好笑，又吩咐小二准备了三大锅的粥，连锅带盖买下，本来还想买三百个肉包，可惜的是肉包不够了，只好变成一半荤的，一半素的，再加上一百个馒头。

我转身对楚宸笑着说道：“打包些剩菜算怎么回事，新年了，也该吃些热乎的。”

“陈姑娘心善，一会儿是自己搬去？”我看见他的嘴角向上微微扬起，憋笑着问我。

我白了他一眼：“我好歹一个小姐，是坐马车上来的，自然可以放马车上。”

楚宸靠在门框上，做出一副下人的样子，脸上笑意不减，拱手说道：“姑娘财大气粗，小的这就去办。”

我伸出手，拍了拍楚宸的肩，走在他前面，说道：“走吧，小宸子。”

楚宸咬牙：“姑娘，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我摊手：“谁让我是你家小姐呢，刚刚小二们可都听见了。”

已经是第二天了，父亲下朝归来，便把我叫去了房大厅，大笑道：“阿鸾，你可真是为给爹长脸，御部那边正大力在皇帝面前夸讲你，那批难民是从北方刚逃亡来的，又是新年，官员疏露了。若不是那天你去布施被御部的人注意到了，朝皇上上报，我怕是现在不知道我们阿鸾背着 I 干了这么件大事。”

我有些懵，但还是朝父亲问道：“就女儿一人被皇上褒奖了吗？”

“难道还有谁和你一同吗？”父亲不解的看着我。

我意识到我要说露了嘴，连忙搪塞了过去：“自然有的，青青，掠月，都是与女儿一起的。”

“那些不做数的，阿鸾，明日你与你兄长进宫去罢，皇上想与你单独讲两句，我相信你说话自有分寸，但伴君如伴虎，你还是留意些。”

“是父亲。”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有些想不通。

“阿鸾，你长大了，也懂事了，你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能在难民中施粥，我很开心。但就算你什么也不做，一辈子为无，只要不做坏事，不伤天害理，我一样不会失望。”父亲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说道：“阿鸾，你我是父女，说话不必那样有分才感。”他顿了顿，又说：“朝廷派人把难民都安顿好了，不必再忧心了。”

我看着父亲，莫名想到了儿时他带我荡秋千，放纸鸢的场景，想到我嫁给谢回后他一贬再贬也未说半句怨言的官位，不禁红了红眼：“知道了，爹。”

“多大了，还哭鼻子，不知道羞，好了，快回去罢，明几个还要进宫呢。”父亲安慰我道。

然后，我没憋住，哭得更加凶了。

回到屋子里时已经很晚了，我本来想写封信好好向楚宸问个清楚，却又迟迟不知道怎么下笔，就又耽搁了。

醒来的时候，窗外又下起了点点的微雪。

马车里，我刚嗅到兄长准备啰嗦叮嘱长篇大论的苗头，便立刻把眼睛闭了起来装睡。我昨天睡得迟，装着装着，竟也真睡着

了。

快到官门的时候，兄长推了推我，把我叫醒，说道：“阿鸾，进去吧，我在宫外等你。”

“不用了，哥，你回去罢。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外面雪大，你先回家吧，我一会就回来了。”不等他回答，我便快步走下马车。才跑了几步，我又听到兄长在我后头喊道：“别用跑的，慢些，路上滑！”

我没有回头，但我可以想象得到兄长此刻脸上的表情应该是带笑又无奈的。

宫外门口的那位公公应该等了很久了，见我来了，连忙把我迎了进去，给我带路，我觉得他有些脸熟。那公公年纪挺大的样子，应该是宫里的老人，他边走边笑着对我说：“陈小姐好久没来了吧，御花园里有新开的梅花，跟胭脂点在上面似的，很是好看，小姐一会若是出来的早，可以去看看。”

“好啊，那谢过公公了。”我表面上这么应的爽快，却想着若是真要看的话定把周禧也叫出来拉上，不然我一个人在皇宫里闲逛也太无趣了些。

大殿上，我原先以为皇帝让我单独前来，会问些让我难以回答的刁钻问题。可出人意料的是，殿上的那位像我小时候记忆里慈眉善目，留的胡子长长的，这才给他留了几分威严。我觉得奇怪，相府日渐势大，他应该对我们家有所忌惮才是。

皇帝没有为难我的想法，先照例问候我几句，又将我夸奖了一番，再是赐了我几件首饰奖赏，也就让我回去了。只是我临走时，他莫名说了一句叫我平日里有空常来。我当作客气话听听也就过了，没放在心上。

走出殿外不到一刻钟，我就被人叫住了，那声音我倒是很熟悉得很，是谢回。他一身红衣，在雪中分外引人注目。

“陈小姐，好巧。”谢回撑着伞，向我走来。我意识到雪下得渐渐大了起来。

“是挺巧的。”我顺着他话讲，我看见谢回把伞递不给我，可我没接，但他也不恼，似乎料到了我会这么做，很自然撑着伞与我并行

“谢公子，这给人看见不好的。”我盯着他。

“躲个雪罢了，陈小姐做人坦荡荡，心虚什么？”谢回脸上带笑，回答道。

“我与谢公子都不是小人，自然没什么好心虚，对吧，谢公子？”我脸上神色不变，悠悠开口。雪越下越大，隔着油纸伞，我都可以看到因为伞面上的积雪而投落下来的阴影。

很快便到了宫门口，门外只留着一辆马车，我认得出来，不是陈家的。

谢回做惊讶状，转头对我说：“刚刚忘记与陈小姐说了，先前还以为陈小姐应该去寻公主玩了，便让相府的马车先回去了，

没想到又碰上了，真是抱歉。”又把目光看向那唯一的一辆马车，说道：“今日百官不上朝，不如让谢某送小姐回去吧？”他脸上带着歉意，但我一眼便看出是装的，虽然面上愧疚，可他眼底的笑意是藏不住的。

我看着从天而降洋洋洒洒的雪，好歹经过了这么多年礼仪教导，若是连个假笑也不会那也太对不起教导我的嬷嬷了，我朝谢回甜甜一笑，道：“那便在这里谢谢谢公子了。”

马车内有炭火盆 比外面实在暖和很多，但不透气，呆得久了些，便觉得闷上来了，脸也烫了起来，谢回见了，把马车的帘子拉开了些。我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良久开口道：“谢公子，有什么事不妨直言。”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却自顾自说地说道：“陈小姐要去将军府坐坐么？”我听了这句话不由觉得好笑，道：“我现在已经坐在谢将军的马车中，难道将军会给我选的机会么？”

谢回抬眼，认真地看着我：“陈小姐很聪明。”

“不敌谢公子万分。”我笑着说道：“不过比起聪明，我更喜欢财大气粗。这词听上去就活的还不错。”

“陈小姐玩笑。”

我看着帘子外面的雪景，不再去答他的话了。

上一世，我嫁到将军府时，并没有大改过府里的布局，但我养了许多花草，还开了块池塘，养了好些金鱼，我本来是想养几

只猫的，将军府太大了，而人却太少，猫儿闹，会热闹些。但不知道听谁说的，谢回不太喜欢这种带毛的动物，这才放弃，改养了金鱼。

我走下马车，跟在谢回身后，进了将军府的门，

看到眼前的景物建筑，我愣了一下，倒不是因为触景生情什么的，而是因为将军府与我上辈子打理的实在是太像了。进门的不仅开了池塘，连水边的杨柳植的位置也差不多，

“你…”我结巴了半天，却说不出一句话。

谢回似乎很满意我这一反应，挑眉笑道：“陈小姐想说什么。”

我稳住了心神，自顾地走了几步，谢回撑着伞，见我走了，只好与我换了位置，随着我走。

院子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我不由看向谢回，正巧他也正看着我，他脸上透着少年人没有的神色。

我大概知道了，这世上奇异的事那么多，没有上天只偏爱我一个的道理。

他应该也重生了，不过应当是不晓得我的情况，不然这试探也就没有必要了。

谢回仍在看我，似乎妄想再从我的脸上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我笑得欢，道：“自然是想夸赞将军府的布置，谢将军大可以为

周朝在外为国分忧，小在内还可以把府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实在令人叹服。”

“陈小姐喜欢这园子的布置吗？”

“还行。”我坦言，又看了眼刚刚走过的花园东边，对谢回说道：“谢将军牡丹应该是别处移来的，冬天里，保护着些，牡丹娇贵，别被冻着了。”

“陈小姐很喜欢牡丹？”

“喜欢。”

“不知道上次赠陈小姐的牡丹样的簪花，陈小姐可还喜欢？”

“呀。”我拍了拍脑袋。“原是将军送的，定是青青疏露了。以为成是别家送的了，给她放库里了，至于什么样，我还没见过呢。”谢回刚想说什么，我又接着开口：“谢将军应该不会同一个小婢女计较的吧，不过将军放心，我回去定好好责备她。”

我此言的确不假，那朵绒花的确放在了相底的库里，不过不是青青放的，而是我丢进去的。

“陈小姐说到这个份上，谢某再说些什么，就显得我小气了。”

我佯装看了看天色，道：“谢公子，时候不早了，我也应当了。”

“陈小姐，不急，快中午了，陈小姐应当饿了吧，府里准备了吃食，小姐吃了，谢某自然送你回去，不然将军府招待不同，传出去了，让人笑话。”

话都说到这份上，这饭也只能吃了，我笑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桌上的菜都是上辈子我爱吃的。我想，若不是在将军府，我一定都是一副大快朵颐，不顾小姐形象的样子，我随手夹了个糯米团子，咬开，是有夹心的，里面还掺着蜜。

我现在没有心情，自然觉得腻得慌，甚至觉得那还不如那不加糖粉的酸杏。

饭桌上谢回倒是兴致很高，即使我不太回他，他也依旧说的开心。

突然之间，门被打开了，进来的是谢回的贴身侍卫叶铭。他朝谢回耳语了几句，主仆二人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我便知道，这是与我相关的。

果不其然，谢回开了口，只脸上笑意不见眼底：“陈小姐当真是相府的掌上明珠，这才一会儿，相府就来要人了呢。”

我暗暗的喘了口气、自从知道谢回也是重生之后，为了稳住心神，坦然自若地与他心平气和的交流，我也费了好大气力。

谢回起身，低头问我：“那我送陈小姐出去？”

“多谢公子。”我虚虚向他行了个礼。

府外，我看见那辆熟悉的马车，心里一下子安稳了下来，见我来了，兄长立马走下马车将我拉到一旁，与谢回拉开距离：“谢小将军自重。”

“陈公子说的什么话，不过是邀请陈小姐来府上坐坐罢了。”又转身对我说：“陈小姐，回见。”不等我回复，他便扬长而去，很快就连影子也看不见了。

马车里，兄长失去了刚刚与谢回对峙时的狠厉，看着我犹豫着半天也不说一句话。

我揉了揉发昏的脑袋，率先开了口，脸上挤出挤出一个还算得体的笑：“兄长直言，这般模样，倒让阿鸾不太适应。”

兄长听了我的话，索性也不再扭捏作态，直接说道：“阿鸾，你对谢小将军是个什么态度？”

“一般态度。”

“那你对他没半点倾心？”兄长又问道。

我听了这话，脑子一下子清醒过来，连忙否认道：“自然没有。”又想到这定是谢回说我去寻公主，结果又与他回府的事让兄长误会了。接着忙答道：“兄长放心，我陈鸾这辈子嫁狗嫁鸡不嫁谢将军。”

似乎是讲的话太晦气，兄长连忙让我呸了几声，做出松了口气的样子，又没好气地说：“这点你放心，相府在你后面撑着，嫁狗嫁鸡倒是不至于，好歹会让你嫁个人的。”

“哥！”

兄长笑了笑，“不开你玩笑了。不过阿鸾，离谢回远些。”他顿了顿，说道：“谢回不简单，先前，小看了他，近来朝堂乱得很，他将军府怕不想要在京城只手遮天了。”

我想到了他是重生之人，又在朝堂摸爬滚打已久，手里又有权势，这样的身份想要掀起些风浪还是容易的，我只好低声应了句：“知道了，哥。”

兄长移开了话题，问道：“你最近与御部走得很近？”

“还行吧，怎么了。”

“也没什么，只是你在谢府这事是御部的人来打的报告，回头记得准备份谢礼过去，别失礼数。”

“知道了，哥。”

我让下人给温府送了信，约楚宸见面。温玄与我算不上熟，但我脑海里但又可以让御部出面的，也不用细想，便只剩下楚宸了。

我回到房间，今天起得早，又经历了那么多事，我早就累了，没一会就睡去了。这天所经历过的事情真像一场梦，荒诞离奇，却又要我不得不接受。

醒来的时候是半夜，桌上还留着青青准备的点心，应该是我睡得沉，就没叫我，预备着我醒来给我垫肚子的。

我独自坐在桌前，屋子里生着炭火，青青怕我晚上睡觉时会闷，关窗户时没关死，留了一条缝，凉风透过那缝隙吹到我脸上，借着冷风，我一直坐到了天明，心绪也随着平复了不少。

我与楚宸约的还是那个酒楼，因为已经来了一次了，那马车夫也记得了路，可另我意外的是，尽管我早到了一刻多钟，推开门，楚宸已经坐在房间的椅子上了。

见到我，他收起了手上把玩的扇子，对我笑着说道：“好久不见了，陈姑娘。”

“一日不见，也算得久么？”我笑着回他，边说边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陈姑娘这话不对，古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么说来，我与姑娘已是几年不见了。”

“楚公子歪理倒是一套。”

楚宸没管我的话，把店小二叫了上来。我还没等他说话，便眼疾手快把荷包往桌上一扔，对小二说道：“这顿我请。”

“上顿也是姑娘请的。”楚宸提醒我。

“楚公子说的我财大气粗。”

“我看姑娘是人傻钱多。”

“你。。。你说谁傻呢？”我想着，又非亲非故的无缘无故的还挨了顿骂。

“他邀你就去了，亏还是相府的小姐，狐假虎威，装腔作势都不会，可不就是傻气。”就算楚宸不点名道姓，我也晓得他说的是谢回。

我不好否认，只好转移话题，斟酌着开口：“昨天谢谢你了，前天也是，不过你这算什么，做好事不留名？”

楚宸听了这话，把扇子打开，端起了架子：“那些名声对我没用，不如给姑娘，至于谢，姑娘打算怎么谢我？”

我微微一笑，道：“那看楚公子想要什么？”

他思考了一会：“不如姑娘替我寻份差事？”

“嗯？”

“我自幼双亲皆亡，自懂事起便在温府干活，我自喻尽心竭力，可温家对我实在不好。”他饮了口茶水，又接着说道：

“我今几个没把姑娘当外人，这才自己的家底都抖了出来，之前我左右也算帮了姑娘的忙，姑娘这般良善，不会坐视不管的吧。”

我瞅了眼坐在对面的楚宸，他身上衣服的料子一看便知是极好的那腰上的玉更是通身雪白，镂冰雕琼，若是当出去，温饱肯定也不愁了。

楚宸生得高，先前与温玄站在一起时，比他还像个公子哥。就温玄对他那个态度，温家再不济打狗也要看主人，对他也应当是差不到哪去的。

“楚公子谎话拙劣。”我笑眼盈盈。

“这是姑娘第二次这么说了。”

“第二次？”我不解。

“开个玩笑罢了，姑娘不问问我想去哪儿？”楚宸挑眉笑道。

“想去哪儿都行，皇宫里都给你塞进去。”我不在意地挥子扬了扬手。

“我不去皇宫，我想去相府。”楚宸喝了口茶，回答的干脆利落。

我嘴里的虾饺还没咽下去，被噎了一下，我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只得再确认一遍：“哪儿？”

似乎是怕我听不清，楚宸特意放慢了语速，一字一字的又重复了一遍：“相府，就姑娘一会儿要回去的那个相府。”

我强颜欢笑。

就这样，楚宸与我回了相府。

相府也大，人流更替换动如流水般，插进去一个人不是难事，只是巧的是回府的路上遇上了兄长，楚宸快我一嘴，，说是我新招的贴身侍卫，大概最近的经历的事实在太多，兄长直言我干的不错，确实需要个人来保护，问了楚宸几句便同意了。青青开始还震惊，后面不知楚宸贿赂了她什么，也就不吭声了。

一切都顺利地过分。新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最我又回归了寻常的日子，女红，读书，再是琴棋书画。楚宸陪了我几日，我便感受到了他的无趣，。

那日，我在书房练字，他坐的离我不远，中午剩的花生要在他手里一抛一抛的，他与我搭话：“你们世家小姐平日里都这么无聊么？”

我手上握笔的动作不变，道：“你要是无聊的话可以去花园转转，沿着最东边的那条道一直走，那里的尽头应该还开着梅，白的、粉的，红的都有，趁着还没谢，多去看几眼。”

他挺直了身子说道：“我是问姑娘无不无聊。”

“还行吧，你玩花生的时候注意些，别抛到地上去了。”

楚宸一听了这话，立马抛一颗花生到自己嘴里的，走到我身边，从背后环住了我，右手包上了我握笔的手。

我吓得一激零，手里的毛笑尖的墨水滴了下来，在宣纸上晕开了一大片。

“楚宸，你干嘛，我现在是我们现在可是主仆。”慌乱之中，我连忙说。

他和我靠的很近，身上带着股好闻的香，说不上来，挺清爽的味道，至少我不讨厌，我听见楚宸说道：“教自己的小姐写字，有什么不可以的吗？”他盯了盯我之前写的字，顿了好久才说出句：“小姐的字真是…”

“什么？”我字不丑，甚至在世家小姐中排的上号，因此，我也实在好奇他会做出什么评价。

“状如鸡爬。”他在憋笑，我听了出来。

我听到这话，想要起来与楚宸好好讲两句，却抵不过他抓着我的手力气大，又被压了下去。

他不再理会我，反而开始认认真真地写了起来，我也就只好顺着他的力气练字。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他的字了，上次邀我去酒楼的那张字条上我就见过。楚宸字如其人，写得一手好字，真的担得起一句飘若游鸿，矫若惊龙。我想他应该可以与教我夫子媲美了。

我暗骂他真是个骗子，还是谎话假的不能再假的那种，下人哪会写出这样的字呢？

“小姐很紧张？”

他离我很近，讲话时的气息吐在我耳朵旁，有些氧。我微微侧了些脸，便可以看到他脸上的那颗痣。

他虽然与我讲话，手上的动作还是继续，眼睛也盯着桌上移动的笔。很专注的样子，我不大见过。

楚宸写完一句话，便把笔丢在了桌上，还顺手拿了余下的花生，走到了门外，笑着说了句：“小姐，回见。”便一溜烟的出

去了。

“哎！”我刚想说句什么，却连人影都看不见踪迹了。

我先前他突然环住我后，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似的，只看了开头的两个字，便再也没有注意到他写什么了。现在人不在了，我又重新把目光投到那张宣纸上，那纸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晚上带小姐出去玩，可好？

我忍俊不禁，难怪他刚刚跑的那么快，这是连给我拒绝的机会也没有了。

晚上夜幕渐渐落下，天边还有些霞，黑色紫色连成一片。我独自一人坐在亭子里，突然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小姐好等？刚刚耽搁了下，来得迟了些。”我转过身去，楚宸的脸便出现在了 my 面前，他看了看我，然后皱了皱眉：“小姐穿的这么少？”

“还没开始等呢，你就来了。我刚吃过饭就过来了，还没来得及回屋子，要是被门口打扫的下人看见了我披着披风出去，说不定又去找母亲打小报告了。”我笑着点了点他：“要是母亲知道了，你这个月工钱可就没了。”

楚宸闻言，把身上披着的鹤氅披在了我的身上：“若是小姐身子给冻着了，这个月工钱我也定是拿不到了。”

“应该是青青拿不到了吧。”我笑着说，那鹤氅上还带着楚宸的体温，我的确暖和了许多，我看着他，问道：“那你自已呢，不冷么？”

“小姐管好自己吧，别冻着了，我习过武，比小姐肯定不怕冷些。”

我无言以对，只好问他：“我们怎么出去，要小心些，别被母亲发现了。”

“小姐一会就知道了。”楚宸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我确实立马就能知道，我看着面前的狗洞，组织了好久语言才勉强开口问道：“你是想让我钻这个出去？”

“对啊，有何不可？”他笑道。

“你不是会武功，话本上会武功的人轻功也应当会吧，你不可以直接把我带出去么？”我急了起来，连忙问道。

“不能，小姐真是话本看多了，难怪连夫子的布置的作业还要求着下人代笔。”楚宸拿开最后一捆掩盖在洞口的枯柴，转头看着我，拍了拍手上的灰，说道：“不过还是小姐为我想的办法呢，叫我来这看梅花，这里平日里有没有人来，又正好离外面正好只隔着一堵墙，我就砍了些旁边的树丛，开了这个洞，这样小姐想什么时候出去都可以了。”

他一副只为我打算的样子，我差点没背过气去，皮笑肉不笑：

“那这么说来，还真是谢谢你啊。”

“小姐客气，为主人分忧，是我应该做的。”我看着楚宸脸上不变的笑脸，皮笑肉不笑，道：“楚公子先请。”

“好啊。”

他倒是爽快，洞已经开了，也不好不走，我只好也跟着出去。

已经出了相府，到了街外，我笑咪咪地对楚宸说：“楚公子，知不知道我那里种的是上好月季，你一砍就是那么一片，楚公子，不是，是小宸子，本小姐要扣你工钱。”

“姑娘，有没有听过句话叫不知者无罪。”

“你怎么不叫我小姐了？”

“府内是小姐，府外就是姑娘。”

“你倒是分得清，哎！别转移话题，钱还是要扣的，三两银子。”我那月季品种稀奇，都说物以稀为贵，价格也是贵的离谱，一株便要银子三两，楚宸砍了我那么多，要这个数，应当不过分，我如此想着。

“姑娘抠搜，又何必跟一个下人计较。”

“府内是小姐，府外就是姑娘。”我笑着原话不动的还给了他。

街上没有上一次元旦来的热闹，闲逛了好久，才找到了一家做工不错的店铺。

那铺子的老板娘热情，说自己家的东西甚至是公主皇子也会前来买上许多。

我笑而不答，这家铺子的东西只能算是不错，称不上多巧夺天工。想着就周禧那个性格，如果不是柳长青送给她，她应该是

这辈子也不会戴这些的，一国公主，戴的自然都是极好极好的。

铺子里东西倒是很全，我走了几圈，拿了一个绞丝银镯子和一个绣着几座屋子的荷包便去付钱了。

刚走出店门，我就把手里的荷包扔到楚宸身上。

楚宸接住，拿起来看了下，狐疑着开口问道“给我的？”

“给你的。”

“姑娘的眼光独特，寻常的荷包上可不会绣屋子，姑娘怕不是第一个主顾。”他笑着打趣我，却也把荷包收下了。

“这荷包很配你。”

“嗯？”

“宸啊。”我敲敲点醒他。宸寻常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深邃的房屋，第二种是北极星所在，为王位、帝王的代称。

我初听到楚宸这个名字还没觉得，毕竟宸字的读音实在太多，后来看到了宸这个字才觉得是真的太不敬。又想到当时温玄介绍他的反应，这才想通原委。

“骗子。”我指着他笑道：“连名字也是假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姑娘。”楚宸声音软了下来，却没有再说下一句了。我看了他好久，他手上还拿着我给他的荷包，我看到他攥得紧了些。即使他低着头也丝毫不影响他皎如玉树临风前的俊美样貌。

见他不接着把话说完，我开口问道：“怎么不说话？”

楚宸眉语目笑，又恢复了平常一贯的神态：“姑娘聪慧，不敢说话了，怕一不小心说了谎话，又被姑娘看出来。”

“你这会儿倒不说我傻气了？”

“姑娘不曾傻气过。”他笑着回答我，声音淡淡的，我却听得一清二楚。

我被他前后不一的口供逗笑，笑骂道：“骗子就是骗子，本性难移。”就在这个时候，离我们挺近的一个摆摊的小贩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我才注意到，时间已经不早了。

“楚宸，回家吧，再迟些，母亲该发现了。”我笑着指了指天。现在的天色已经全黑了，只能看见几颗星星。

我与楚宸并肩走着，他突然问我：“姑娘不好奇我瞒着姑娘那些事吗？”

“好奇你就会告诉我啦？”我边说，目光便看向前方，应该是快到了，已经可以隐约看到相府的影子了。

楚宸似乎对我这个回答很满意，嘴角的笑扬起的弧度好像朗月当空，对我说道：“没准姑娘软磨硬泡我就答应告诉姑娘了呢。”

我径直向前走去，不去回他的话。直到走到那狗洞前，才说：“你先进去。”

楚宸不明所以，但还是乖乖照做了。

我进去的时候，很不巧，衣服被一根枯枝给勾住了，我开始的时候没发现，还是直直往里面钻，竟硬生生地扯下了一小块布料。

那扯坏的布料是裙摆处的，虽然不仔细看的话是发现不了的，但还是让我忍不住的心疼了好一会。倒不是因为它有多金贵，而是因为这件衣服是新做出来的，今天是我第一次穿它。

我把身上披着的鹤氅重新披还到楚宸身上，给他拍了拍衣服背后的灰，正准备帮他把带子系上。

楚宸低头问我：“姑娘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夜色昏暗，我有点看不清那带子，只能凭着记忆来摸索着系，我边系边回他：“刚刚你说了府内是小姐，府外就是姑娘，陈姑娘可能会对你那些事有兴趣，但陈小姐不会。”

我系好了带子，与他拉开距离，笑道：“那把这个洞重新掩过去的任务就交给你啦，你家小姐回屋子里去了。”

即使月色晦暗不清，我仍旧可以看到楚宸笑了一下，脸上的痣还是隐隐约约，对我说：“是，小姐。”

我想，他长得真好看，笑起来的时候也好看。

我回到自己住的院子里，房间里的灯还是亮着的，还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弹琴的声音，我敲了敲门，三短一长，那琴声截然而止，接着便是啪嗒啪嗒的脚步声，门被打开了，青青的头探了出来。

“小姐，你可算回来了。这琴我真的一刻钟也弹不下去了，手都疼了。”说着青青就把手伸了出来，我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上，然后脸凑近，对着她的指尖吹呀吹，笑着说：“辛苦青青了。”

接着，我又把那个叫绞丝银镯戴在了她的手上，青青的眼睛亮了下，道：“小姐，这是给青青的么？”

我笑着点了点她的头，笑道：“自然是给你的。”接着又问她：“兄长他们应该没发现吧。”

“少爷夫人来了一次，掠月说在门口听了一小儿就走了，青青一直在弹呢。”青青得意的笑，又把目光回到银镯子上，晃动把玩了几下，对说道：“谢谢小姐，青青很喜欢！”

我从小就练琴，青青耳濡目染加上我无事的时候会教她些，也会几首简单曲子，现在也算是帮了个大忙。

我笑着回她：“你喜欢就好。”

在我准备上床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砰砰砰的声音，青青今天弹了许久的琴，早就被我遣回去睡觉了。已经很迟了，我想着这个点来的只能是母亲了，应当是要与我说些什么重要的事的，这样想着，我又走下床去，把门打开。

令我意外的是门口站着的不是母亲，而是楚宸。

他只是笑着看着我，却不说话。

“怎么了？”我问道。

“有样东西忘记给小姐了。”他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个牛皮纸包着的东西，塞到我的怀里，便跑走了，还顺便把门也带上了。

我打开牛皮纸，里面的东西我也熟悉得紧，打开一看，果不其然，还是酸杏。我觉得他送的东西真是千篇一律，真是无趣至极，我随手拿了个放进嘴里。

没有想象的入口酸味，嚼了几下，反而有点甜。我再仔细的看那酸杏的表面，原来撒了一层薄薄的糖粉。里面还有张字条，字很少，只有两个。龙飞凤舞，写着：赔罪。

我回想起楚宸刚刚的样子，不由觉得好笑。

冬去春来，冬天渐渐过去了，春天来了。父亲兄长似乎变得格外忙碌，有时候甚至可以连着好几天在书房讨论政事不出来。连楚宸也不像平日里那么闲，也不知道都在忙什么。不过听周禧偷偷告诉我现在朝堂上乱的很，边疆的防卫可能要失守了。

她拉着我的手，苦笑道：“鸾鸾，看来我是真的嫁不了长青了。”

边疆若是真的失守，只会加快和亲的脚步，若是真的无力回天对于皇家来说和亲往往是保住江山的常用手段。

我想，怎么会呢，谢回打仗那么厉害，虽然没有到战无不胜的神话，可少年将军的名头也不是白来的。

他不应该会败。

上辈子没有失守，可为什么这辈子会这样？我想不明白，看着红了眼眶的周禧，我有点心疼，却不知道说什么。

门外传来了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可是却没有人进来，我拍了拍周禧的肩，走了出去。

即使没有看到人脸，只看到了那一片青色的衣角，我也知道门外站着的是柳长青。

我笑着看着柳长青，他就直直的站在那，双眸有些空洞，我问他：“来都来了，怎么不进去。”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反而反问了我一句：“公主很难过？”

“嗯。”

“麻烦小姐替我好好安慰公主，公主金枝玉叶，莫要难过了，不值得的。”

我听了这话，心里疑惑，忙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还是没有回答我，只是微笑地说：“我不是公主的良人，她应该配得上更好的，我只是一个画师，公主若是同我在一起是没有未来的。”

我听着生气：“你怎么知道你们俩没有未来？”

“陈小姐，我问你，若是你天天吃山珍海味偶尔个粗米什么的自然觉得新奇，可有谁会想天天吃难以下咽的粗米呢。公主她生来就是千金之躯，不应该为了我放弃自己的耀眼的人生。”

“她生下来就应该带簪花，穿华服，陈小姐，我前面二十年都活的清贫，连根她常戴的簪子也买不起，可是她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怨言，陈小姐，我不想让柴米油盐毁了她。”

“她要是和我在一起，这天下的百姓又会怎么看她呢，陈小姐，我知道公主不在意这些虚名，可是我在意啊，她是我见过最好的公主啦。”

“陈小姐，你说，这样的身份，就算相互喜欢又有什么用呢？”

他笑着说，语气很平静，可我却感觉他在抖，颤颤的。我突然想起他跪在雪里的那三天熬坏的腿，那年雪很大，天气很冷，是比前段时间雪还大的一年。

我问他：“如果周禧去和亲了呢，你当怎么做？”

“如果是公主的良人，我应当祝福。”

“可是如果不是呢，如果真的和亲了，边疆那么远，公主金枝玉叶，受了委屈怎么办，她哭了怎么办？”我逼问道。

“她是大周朝的公主。。。。不会的。”他柳长青语气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连说话都有些结巴。

“怎么会？”我放低了音量：“进去陪陪她吧，若是不想让她难过，你应该比我有用。她一直跟我说，希望我幸福。可我也是一样的啊，她很喜欢你。”

“周禧应该在等你，她那样机灵，我不信她猜不到是你，门口侍卫被派到别处去了，进去吧，时间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

我笑着对他扬了扬手，看到那抹青色进了大殿消失不见后才离开。

刚出宫门，我又看到了熟悉红色的身影，我叫苦不送，连忙掉头就走。

不料谢回看见了我，冲上来抓住了我的衣袖。

“陈姑娘，又见面了，真巧啊。”他笑着说。

我听了这话，不躲着他的目光了，抬头看他，笑着用另一只手指了指谢回被抓住的衣袖，笑着说：“谢公子自重。”

谢回没有松开抓住我的手，反而离我更近了，我看着他那张脸在我眼前放大，然后感觉脖子一痛，就昏了过去。

再醒来的时候就是将军府了，不过不是我上辈子住的那个小院，而是我让给紫云的浮云殿。正是海棠花开的季节，透过窗子我也能看到外面红艳艳的景色。

我刚准备出这个殿门，却没有想到门口守着八个侍卫将我拦住了。说是没有将军允许，我没办法出这个门。

我给气笑了，谢回他软禁我，可是凭什么？我这辈子已经和他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我身后的可是相府，他将军府真的要只手遮天。

门口有那八个侍卫守着，我出不去，没有办法，之后坐在屋子里等他。

送饭的人来了三趟了，我却连谢回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我看着窗外夕阳的光洒下来，打了个哈欠，这也太无聊了，实话实说，我有些困了。

迷迷糊糊之中，我感觉有一个人从背后抱住了我，我挣扎了一下，但是他力气很大，我挣脱不开，接着我感觉到他把头埋在了我的脖子那对我说：“鸾鸾。”

是谢回的声音。

“谢公子自重，我是相府小姐，放开我。”

谢回没有回答我，手指缠在我几缕散了的头发上绕圈圈，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我听出了他在笑，他笑着问我：“鸾鸾，你抖什么？”

“鸾鸾，你害怕我？”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反复的在说：“谢公子自重，叫我陈小姐。”

谢回听了这话，语气开始变成激动了起来，不受控制，抓着我的的力气变大，似乎要把我掐碎了，手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冒

出的青筋，我忍不住吃痛的叫了一声。他没有理会我，反而轻笑了一声，自顾自说道：“鸾鸾，你为什么害怕我。”

“我都知道，那日元旦佳节的宴席上你看我的眼神就不对，你在躲我，是不是？”

“你躲我什么呢？鸾鸾，我们是夫妻啊。”

谢回在我身后附耳低语，语气带笑，可我只觉得战栗，目光下意识的躲开他。

“谢公子玩笑，元旦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先前没有见过谢公子。”我否认道。

谢回把那缕绕着的头发细细的盘回我的头上，笑着说：“鸾鸾，你惯是个会骗人的，可你破绽太多了。”

“鸾鸾，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了。”

“你好像和那个姓楚的小子走得很近？鸾鸾，你是不是喜欢他呀？”我还没有说话，话到了嘴边又堵了回去。因为我感觉到谢回的脸离我更近了，不过分毫的距离。

“鸾鸾，你知道他是谁吗？”我没有回答他，他笑的开心，像个孩子似的。

“鸾鸾，你乖些，别惹恼我，我会控制不了我自己的。”

“鸾鸾，你看着我，我会让你当凤凰的，给我些时间，我让你当上真正的凤凰。”

我转头把目光投到他的身上，笑着说：“谢公子是想软禁我？”

谢回似乎很高兴我能问他问题，松开了我，笑着摊了摊手，对我说：“鸾鸾，你我是夫妻，软禁一词不太恰当吧。”

谢回与我讲了几句话，便把我留在了那所浮云殿里，那殿里空荡荡，下人们都干活也急匆匆的，没有人与我交谈，遇到了也叫我夫人，我只觉得谢回恶心，也没有心情与他们讲话。

谢回让人对外传我死了，死的原因也很简单，无非被绑匪绑架，然后被丢到河里了。替我去死的那个婢女听说在水里泡了好几天，穿着我的衣服，打捞起来的时候肿胀到连脸都没看不清，只能凭借衣物说这是相府家的小姐。

我觉得很愧疚，那条命，那条活生生的命还那么年轻，却因为我死了。

谢回每天都来看我，但时间都不长，他总是很忙碌，叫我等，也总是装作一副深情的样子，他演的多好啊，甚至连眼睛里的情意也演得出来，看我的时候仿佛带着星星。我想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过那几年的黑夜，没有见过他带回紫云的欣喜的话，我就要相信了。

我原先还想着父亲兄长可以来找我回家，可是我有次躲在门后听下人们的墙角，说现在外面很乱，真的是乱成一锅粥啦。

边疆破防了，边疆的蛮人带来了疫病，百姓惶惶不可终日，谢回要造反。我突然明白了他那天说想让我当凤凰的意思，他不想当将军了，他野心很大，他想做皇帝，他想要权利。

可是我不想当被关在笼子里的凤凰，那不是凤凰，那是金丝雀。

我有点担心家里的状况，担心青青，母亲，父亲。可是又想到楚宸与兄长，又莫名的心安了起来，我想有他们在，就算谢回再怎么样，也应该可以把他们照顾的很好。

我突然想到上辈子与谢回成亲的时候，他老是在外打仗，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有小女孩的姿态，怨他不多花时间陪我，可是他总是会笑着把我揽在怀里，对我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夫人体谅。”我那时候真的觉得他好，胸有大志，心系国家。

他变得陌生了好多，离我记忆中少年将军的样子越来越远了，再也重合不到一起了。

谢回在朝中的权势越来越大了，甚至可以让皇帝把我的父亲派遣到我都知道的穷乡僻野去做官考察，外面疫病那么严重，而我的父亲年纪那么大了。

谢回每天都来找我梳头绾发，描眉绘唇。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求他，那一天我向谢回哀求着不要让父亲离京，他笑而不语，只是捧着 my 脸，抚去我脸上的泪水，对我说：“鸾鸾，相府家的小姐陈鸾已经死了，你忘记了吗，就在一月前。”

他语气随意，可是我听的明白，他不要。

我难以置信的看着他，我觉得我从没有一刻那么恨他，他说他爱我，可是他做不到爱屋及乌甚至于他所谓的爱连累了我的家人。

我不再哭了，仰头笑着问他：“谢将军，好事成双，你还记得紫云姑娘吗，不然一并娶了吧？”

他见不得我提紫云这个事，立马激动了起来，他越激动我越觉得想笑，我的笑声似乎刺激了他。

他给了我一巴掌，火辣辣。

我这辈子，上辈子加起来都是第一次被人扇巴掌，我忍住没让眼泪掉下来，抬头看谢回，他失神的盯着自己刚刚扇我巴掌的那只手。

他开始像一个孩子似的结结巴巴，对我说：“鸾鸾，我。。。我。。不是故意的。”

“鸾鸾。。。鸾鸾。。。你痛不痛？”

我开始歇斯底里，叫他滚，谢回也难得的一一照做，之后的几天他都没有来找我，但是她身边的宫女来的频繁，一会送上好的膏药，一会送些腻死人的吃食，一会又买些不常见的小玩意来逗我开心。

仅仅三天，就把一张桌子堆满了。

我不稀罕这些，我只觉得谢回没来找我这几天，是我在将军府过得最安生的日子了，这样想，我又觉得这巴掌挨得不算亏。

我逃离谢回的那一天是一个燥热的夏日，他把我从春天关到了夏天，对待我也比刚开始的时候宽容了许多，他还是不让我出将军府，但是不把我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浮云殿里了。

他喜欢把我打扮的花枝招展，明明都已经穿的足够华贵了，可是他偏要在我头上插一朵牡丹。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像一个木偶，只觉得这打扮俗气，我对他笑，然后当着他的面把镜子砸碎了。丢在地上，对他说：“要是刚刚砸在你脸上就好了，那样我会很开心。”

我对着他笑，笑得花枝乱颤，很快意料之中又感受他把手掐在了我的脖子上 力气很大，我甚至快要喘不上来气，不一会儿就在我脖子上留下一道道红痕，可是事后他又忍不住的对我道歉，对我说：“鸾鸾。”

你觉得这可不可笑？我要疯了。

他为我办了很多场宴席，都很盛大，都是以将军府的名义，以谢回的名义。他似乎觉得我会很喜欢这些热闹的东西。甚至于把周禧也叫过来陪我。我觉得真可笑，就在京城的郊外，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波一波的难民的来，百姓哀声载道。

他的权势真的好大，甚至把宴席办到了皇宫里去，我接着要出去醒酒的时候发了脾气，遣散了 跟在我旁边的两个侍卫，他们估计觉得我不会跑吧，皇宫门口都守着大批大批的人，谢回料定了，我绝对跑不出去。

只要我不把臭脾气对着他，他一向对我宽容大量，随我开心。

可是谁能想到，皇宫最大的那个湖通着外面的护城河，我与周禧讲话聊天的时候都会守着人，一言一语不会被人原话不动的传入谢回耳朵。

周禧偷偷给我塞了字条，藏在茶杯的下面，我小心地展开，只看到上面写着：御花园中心的那个湖可以出去，鸾鸾，跑。

我抬头的时候，周禧正对着我笑，我从来没有这么无助过，我要是走了，我不知道谢回会不会迁怒于这个善良的小公主。

如履薄冰的不止我一个。

周禧笑的那么可爱，她对我做口型，我看明白了，她在说：鸾鸾，你要幸福。

我忍住不让眼泪留下来，平复着心情，努力微笑着回她口型，说：“谢谢你，周禧。”

她不与我说话，和以前一样只是把我的手握的更紧了些，对我摇摇头，头上的发簪一晃一晃的。我明白了，谢回的人就在我们门后。

御花园里，我看着那池湖水，水面静静的，不泛起一波涟漪，平静的让人害怕。我闭上了眼，默数了三二一，然后毫不犹豫的跳了下去。

被水淹没的那一刻，我脑海中略过了很多个人的影子，跟我上辈子死的时候一样，像是走马观花。不过这次多了个楚宸，我怀念他眼角的泪痣，怀念他戏虐的笑，怀念他那不加糖粉的酸杏。

我又想了很多很多事，我不明白，我没有做错什么，不过是爱错了一个人，这在我眼里不是错事的事，却遭了这么大的

罪，我想不通。

我醒来的时候周围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我被人发现，救了下来。说是救，可是跟话本里的可不一样，他们只是用破网把我捞了上来，就没有管过我了。

那些女人们都说，我命真大。我也觉得，京城外的那段护城河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人浮在上面，多数是死的。每天都会有人去打捞几个人上来，要是那河里堆的人太多，就没有水喝了。

正是梅雨的季节。最近下了很多场雨，可惜雨后没有带来凉爽，能够感受到的只有闷热，平时习惯了这里倒没有觉得味道有多少难闻，可是雨一下，那股难闻的气味一下子就被迸发出来了，像腐烂的肉混着烂泥的味道，我没受住，吐了好多次。

有时候没有东西垫着肚子，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会趁着月色到处看，看各种东西，看把我带过来的那条长长的护城河，看我身边的一草一木，看我自己的手。短短几天，我的手上被磨出了水泡，夏天最是难熬，现在没有药膏可以给我涂了，我突然很想母亲与青青，我想她们见了我这样一定会很心疼。

我遇到了很多人，都是我以前见不到的类型，恶语残暴的人很多，我被人扔过石子，开过玩笑，叫过婆娘。可我也遇到了一个婆婆，她对我很好。

她带我去我东西吃，教我认野菜。即使是这样的环境里，她也总是笑咪咪的。我问她叫什么，他说她父母很小的时候就把她给卖了，父母没有给她取名，只有前主人家给她留的名字，叫

“锦瑟”，她说一看就知道我之前的日子学得不错，不像是干活的人，叫我把自己弄破烂些，笑着对我说：“娃娃，这样欺负你的人就少啦，这里的人都坏，别理他们。”

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便愿意与她腻在起，慢慢地也知道了关于她的一些故事，她原本在一个镇上的富商家里当奶妈，“锦瑟”这个名字也是这个主人家取的，她说那家人心善，她年纪大了，也没赶她走，念着旧情养着她，只不过后来战乱，敌人打了过来，她腿脚不灵便，这才与他们走散了。

她跟我讲这事的时候，脸上的神色慈祥，混沌的褐色眼睛映照着眼前的护城河，我觉得她名字真好听。于是，就给她念：“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那是我儿时学的诗，是父亲教我的，我一直记到了现在。

她笑着夸我聪明，说之前的小姐也给她念过，她问我叫什么，我边回答边在她手上写“陈鸾。”她手上有茧子，我的指尖碰上去糙糙的。

她回我一句我名字好听，接着又有些叹息的说她是下人，不识字的，问我名字是什么意思。

我笑着靠在那婆婆的怀里，说：“陈是我的姓，至于鸾，是鸟，是一种很大很好看的鸟。”

她笑着点我的头，说：“鸟好，自由自在的，飞的高高的。”

为了不让谢会发现我，我在脸上抹了很多的煤灰，借着地上雨后的水洼，我看着自己。我觉得就算是青青，现在也未必能认

出我了，我分明就像个乞丐了呀。

我的身体本来就不算好，又抢不过别人，只能和婆婆在在犄角旮旯捡一些东西吃，叫我认野菜的技能也没有用上过几次。我啃过树皮，也吃过观音土。以前吃惯了好的东西，突然一下子变化这么大，我的胃有些受不住，半夜里常常痛醒。

每隔几天都会来一波新的官兵前来巡逻，但他们离我们并不近，只是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站在我们高出好多的地方上居高临下的看我们，我晓得，他们怕我们，怕我们发疯。可是这样害怕，几次为数不多的救济粥也稀得好像水一样，碗里的米掰着指头也可以数的清清楚楚

每天这里的人都会有传闻着说明天就朝廷就会把我们都烧掉啦。我开始的时候觉得害怕，我不是害怕死，而是怕被火烧掉，我听别人说，如果被火烧死，等下了地府，是见不到自己想要见到的人的。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会再次见到楚宸，没有想到我都这样了他还能认出我。

那天，一大早便都是人在嚷，手里捧着碗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不小心溢到外面的米汤也用舌头舔了去。我就这样被硬生生的吵醒了。

我看了看四周，忙抓起自己的碗，见婆婆没醒，把她的碗也带上了。最近没有东西吃，婆婆年纪大了，，之前又总是护着我，最近的日子里她变得越来越贪睡了。

我心里是老是会出现一种不好的预感却又不敢往那一方面去想，只能期待着那碗稠粥可以救救我们的命。

排粥的队伍很长，排到我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我把两个碗递了过去，可是对面的人没接，我抬头看他们。

“一人一碗，多了不给，拿那么多做什么。”

我听见这话一下子急了起来，辩解道：“不，不单是我的，我还有个婆婆，碗上有个缺口的那个就是她的。”

“那也不行，叫她自己来，别人代的不作数的。”舀粥的男人看着我，不耐道。

“可是，我。。。。。”我结结巴巴，半天也吐不出几个字，耽搁的时间久了，后面的人也闹了起来。我脸上躁得慌，却不愿意离开一步。

“王伍，你给她舀吧。”一道声音传入了我的耳朵，我不敢相信，眼神忍不住的顺着声音的方向去看，是楚宸！

我抬头去看他，他穿得比在相府做事的时候好，穿着一身紫色的便服，腰上别的是我之前送他的那个荷包，显得有些不伦不类的，头发被一个玉冠高高地束起，眼色含笑。那颗泪痣在眼角分外清晰。

我觉得真像话本里演的似的，又是中午，他又背着光，整个人像是从光里走出来的。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没有开口开口叫他。

那个叫王伍的男人听了楚宸说的话，也不再说什么，对楚宸说了一句：“是，爷。”便低头替我舀粥。

我端过粥，抬头去看他，正巧他也在看我，接着向我走来，替我把粥端了过去，笑着对我说：“姑娘，好不久见。”一切都那么平常，但我听出来了，他声音在抖。

我怔住了，不太相信。谢回每次都派那么多人来找我，一波一波的寻，也没有把我认出我，竟什么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楚宸回答我说：“姑娘眉眼未变，声音未变，右手第四指连手背那生的痣也不变，而且姑娘生的痣特别，不是黑痣，而是颗红痣。”他看出我的震惊，笑着替我理了理毛躁的头发，又接着说：“估计姑娘自己都不曾发现，我也是那天与姑娘写字的时候看到的。”

“我们都从来没有觉得你死了。”

“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你，青青，你兄长，你父母，还有我。”

“我们一直在等你。”

“我找你好久了，弯弯。”

他笑着的像个孩子，把我搂在怀里，头埋在了我的肩膀上，对我说：“找了那么久，终于找到你了。”

我脸上一热，不知道怎么回他他，只能说：“你快起来，我身上都是煤灰呢，可脏可丑了。”

他没有抬头，语气带着笑意，说道：“煤灰不抵姑娘美貌，鸾鸾美而不自知。”

我感觉脸越发热了，胡乱说：“你快起来，要是把你手上那碗粥撒我身上，我要骂你的。”

他没理我，反而还把我搂的更紧了些。

我在他怀里，扑面而来的都是他的味道。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一下，我对楚宸吐舌头，半不好意思半笑道：“我饿了。”

他这才松开了我，示意我先把粥喝了，我对他摇头，说再等等。楚宸笑了下，把脚上穿的鞋脱给给了我，叫我穿上。

我带他来婆婆那，我们睡觉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铺的也是干草。婆婆还是保持着我先前离开的姿势，一动不动。我有些慌了，连忙跑到她边上，叫她婆婆，我一直在喊，可是没有人回我，我连忙捧起她的手，忍不住地抖，很凉。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温度了，我不再叫她婆婆，转而叫她锦瑟。

可是叫再多遍，她也不会再起来叫我一声：“娃娃”了。我把指头凑到她的鼻尖，没有气息了，我反复做了好几次，都是这样，我这才相信，她是真的死了。

我喘不上来气，眼泪不由地流了下来。我突然想起来我第一次遇到婆婆的时候，那时我才来这几日，还带着几分小姐脾气，常常被人欺负也碍于小姐面子不还口，是婆婆发了善心，替我解了围，帮我骂了回去。我没有吃饭的碗，婆婆把她用的那个

匀给了我，自己找了好久才找到那个缺口不大的破碗，无论跟婆婆说什么也不肯跟我换回来。

我想给她烧些东西，让她可以记得我，也可以记得自己。

我抬头，看到楚宸一直就在我身后默默地站着，我问他：“有纸笔么？”

他点头。

我就这样一直写，从中午写到了黄昏，又从黄昏写到了晚上，写得密密麻麻，但都是同一句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末尾还署了我的名，陈鸾。我想我在她手心上写过，写了好多遍，就在前不久，她看着那个相似的样子，一定不会忘了我。

楚宸一直陪在我身边，后面也学着我写，落下的署名不是楚宸，落下的姓是周，普天之下，与同禧同姓，又能被冠以宸字的，只能是那个还未归京的太子了。

我抬头去看他。

我们写了很多很多张，叠在一起有厚厚的一摞，写到楚宸带来的纸都不够了。他写得比我好看，我想要是婆婆看见了，一定也更喜欢看他的。

我看着楚宸的侧颜，看他的时候我的余光正好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护城河。

“叫你楚宸还是周宸又或者是太子殿下？”我不等他回答又笑着问他”楚宸，那你现在是不是很厉害啊？”

他转头来看我，手上因为写字沾了几滴墨水晕开了一大片，他看着我，对我说：“我一直都很厉害。”

“那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嗯？”

“帮我把婆婆风风光光地葬了，好不好，写的这些烧给她，我不去了，我怕流眼泪，让婆婆笑，丧事要办的大，但别太大，送葬时礼乐要响，但别太响，别太热闹，太热闹她会觉得吵的。”我说了这话，自己也觉得好笑，像是在无理取闹，就又跟了句：“会不会觉得我像个无理取闹的大小姐？”

楚宸摇了摇头，说：“不会，都依你，还有，你本来就是大小姐。”

“在周宸面前也是吗？”我得到了满意答案，笑嘻嘻地与他贫嘴，也不管直接呼太子名讳是不是不敬。

“太子尚未归京，在你面前一直是楚宸。”他边说边替我整理那些有些散出来的纸，：“鸾鸾，你也答我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我能帮你什么呀？”我笑脸盈盈。

“鸾鸾，跟我回家。”

“好啊。”我看着他，又重复道：“楚宸，我跟你回家。”

京城里查得紧，城门都是严守的，来往的马车都要挨个检查。我问楚宸怎么知道我在京外的难民所。他笑着指了指皇宫的方向：“说宫里，他皇妹周禧。宫外，有那个叫柳长青的画师。”

我突然想起来，周禧曾悄悄告诉我，皇室的人都会养鸽子，用作飞鸽传书，但这事知道的人很少，皇宫附近养了许多鸟，各式各样的都有，鸽子最多。

以前我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京城里都传是某一任皇帝极其宠爱的妃子养的，那位叫锦妃的娘娘喜鸟，皇帝便为他养了一大堆，后面通了灵性就赶不走了。当时我还讲说好雅致，因为鸟儿会飞，管理起来麻烦地不得了。可自周禧偷摸告诉我这件事后，我才知道这是混淆视听的法子。

柳长青宫廷画师是个闲职，可以随意进宫中无人管辖，若是楚宸在京中有亲信，交流应该也就不成问题。

我躲在马车座位底下，查的那人懒散，又是夜里，只是掀开车帘，看了下人，就放我们进去了。

楚宸并没有直接带我去他住的地方，他带我去了一家衣服铺子，把那个绣着房子的荷包往桌上一丢，说了句：“随便挑。”那荷包沉甸甸的，扔到桌上时出了声结结实实的响声。引得那铺子里的老板都看直了眼，就算我衣衫褴褛，面对我们时也如沐春风。还调侃我和楚宸般配，楚宸一副很受用的样子，多给了那店家些小费。

可能是因为心提着太久了，一放下来便觉得累。我在楚宸的院子里，当天晚上便发起了高烧。

醒来的时候迷迷糊糊，想翻身起来，却觉得被子那里很重，拉不上来。我一看，原来是楚宸趴在床边上睡着了。

他应该是守了我很久的样子，我这里刚有动静，楚宸就惊醒过来，见我醒了，连忙问我难不难受，问我吃不吃东西，又说了我前段时间受委屈了让我琢磨不清。

我想了一会儿才想到我应该是说梦话了，之前婆婆也跟我说过，刚遇到婆婆的那段时间我晚上也会讲梦话，无非是些，“谢回，滚。让我走，放过我。。。”之类的话。

我看着楚宸一脸自责 笑着回答他：“不委屈呀，你不是我到我了么。”接着把手搭在楚宸脸上，用大拇指抚摸着他眼角的那颗泪痣，说：“楚宸，我饿了，我想吃酸杏干，给我多加点糖好不好，别捉弄我了，我不喜欢吃酸的。”

“你病刚好，吃点清淡的，我叫厨房给你熬粥。”

“可是我只想吃的酸杏干哎。”

“不行。”

“求你了，我病刚好，照顾一下我嘛。”

楚宸看着我，妥协的叹了一口气：“你喝了粥先，喝完我去给你买。”

“好呀。”我笑着看着他，双手都放到了他的脸上，用手给他挤了个笑：“楚宸，别哭丧着脸，不关你的事的，我很谢谢你，你笑一笑呀，你笑起来好看。”

我在楚宸的这个院子住了四天，楚宸总是一副很忙的样子，只给我留了句我父兄安好，不日后就会返京，周禧那边他会安排人，叫我安心。自从我病好以后，我就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了，总有时候院子里还会有人来，不过都是找楚宸谈事情的。

我也理解，他现在不仅是楚宸嘛。

可是我住在这儿第五天的早上，那时天还尚早，我便听到了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我心里还感到奇怪，今天送饭的人怎么那么没有眼力见，来得这么早。

我打开门，没有想到门外站着的是楚宸。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倦意，却说要替我绾发，我看他劳累，本来想拒绝，可是楚宸一脸坚持，我拗不过他，又想着好久没见了，就答应了。即使我感受到他的小心翼翼，也不小心弄疼了好多次。

“之前有给姑娘绾过头发吗？”

他一边替我把簪子插入发髻，一边回答我说：“未曾，鸾鸾是第一个。”又低下头问我：“弄疼你了吗？鸾鸾。”

我看着铜镜里摇摇欲散的头发，是很简单的样子，全头只靠插着一根簪子撑着，我指着那簪子说：“未曾，你插高些，要散

啦。”他笑着回应说好。

我直直的盯着铜镜，问道：“不过楚宸，你这发型从哪里学来的，我怎么瞧着有些眼熟。”

楚宸一边整理着他的“作品”，一边得意洋洋的说：“你肯定见过。那个卖酸杏干的婆婆好像就是这样绾的。”

。。。。。。妇人和少女的发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虽然也绾过妇人的头发，但上辈子不管怎么说也是将军府的夫人，一生荣华富贵，自然没有绾过寻常百姓的头发样式。

我嘴角忍不住的抽了抽，说道：“楚宸我刚及笄。”

“我知道啊。”楚宸耸了耸肩。说着还看着我说：“这不挺好看的。”

我注意到他扬起的嘴角，说：“楚宸，你故意的！”

“这个简单嘛，再说了，鸾鸾天生丽质，什么样都是美的。”

我听了这话，气消了大半，最后也只是没好气的说：“你也就这张嘴厉害了，油嘴滑舌。”

楚宸今天似乎兴致格外高，哪里也不去，只陪着我。

我不想辜负了这雅兴，但是左右也又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东西，我手上先前出的水泡也消得差不多了，便想着说抚一曲琴好了，正好楚宸还没有听过我弹曲子呢。我跟楚宸讲，可他硬

要说我手上伤还没好，等养好了先。我没法子，只好问他：“那你说干什么呀？”

“下棋吧，还未与姑娘对弈过呢。先前在府里做事的时候，曾与鸾鸾兄长下过棋，棋风凌厉，才堪堪打了个平手，想来鸾鸾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楚宸言笑晏晏，眼神真诚：“陈兄可不止一次叫我与你对弈，可一直没机会，说鸾鸾技高人胆大，棋风独特，之前没机会，现在有了，鸾鸾赏脸。”我看着他，神色不像是骗人的样子，定是把兄长的话当了真，心里叫苦不送，早就把兄长骂了个十万八千遍。

我对上楚宸热切的目光，不好拒绝，心里苦笑着犹豫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憋出几个字：“你确定？”

“嗯，怎么了？”楚宸听了我的话，目光尽是不解。

我看事情竟发展到了这，也索性破罐子破摔，无所谓地说：

“别怎么，不是说要下棋嘛，来吧。”

楚宸邀我到院子外面的桌子上坐着，命人取棋盘，棋子来。

几局之后，我发现楚宸脸色不佳，我自知棋艺不精，只好赔笑：“楚公子评价一下？”

楚宸手里捏着白子，看着棋盘，咬牙回答我说：“鸾鸾的棋下的真是独数一帜。”

我脸上发羞，正想把棋盘推了不了了之。

却听到楚宸却还是说：“鸾鸾，再来又一局。”

我看着挂在天上的太阳，就快正午了，又看看桌上黑白分明的棋盘，我们已经对弈二十三局了。

“楚宸，还下啊？我不想下了。”我指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下了这么多局，我眼睛都花啦！”

“那不下了，不然陪你去外面逛逛，之前听青青说你很再喜欢那家什么梦来的胭脂铺，我陪你去买？”

“是若梦来啦。”我靠近楚宸，他也不躲，我离他的距离不过半尺有余，甚至可以听到他呼吸的声音。

“你今天怎么这么闲啊？”

“我一直都很闲，鸾鸾你才发现么。”楚宸脸上神也不变。

“你今天格外闲。”我清了清嗓子又说道：“你这几天不闲啊。再说哪有人正午大太阳的时候出门的？”

“那就晚上出去逛逛吧，鸾鸾，我想陪陪你。”

我把手放在他的嘴巴上，堵住了他的话：“楚宸，你说谎哦，你说谎的技术真是拙劣，比我的棋还烂，太子要归京了，对不对？”

楚宸一愣，随后把手抚在我的头上：“鸾鸾聪慧，不过比你棋还烂，看来真是没救了。”

“太子回来了，那楚宸呢？”我脱口而出，话已经说完，才觉得这话说的幼稚。

楚宸哑然失笑，对我说：“鸾鸾，能飞再高再自由的凤凰也要有栖息的地方。”他指了指腰间我送给他的荷包，接着说：“阴差阳错，鸾鸾，在我看来，我的宸从来不取帝王之意。”

我被他这番露骨的话惊住了，脸上止不住地发烫。

楚宸意识到我神情的变化，稍微退开了一点，莫名其妙来了一句，“鸾鸾，你想荡秋千么？”

我被问的有些懵，但还是忍不住问道：“为什么这么问，这里修秋千了么。”

在这里住的这些天，楚宸住在这个地方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多是男子，应该是过来商议正事的。虽然不会来我住的院子，但是为了避嫌，我也很少出这个院子。

至于荡秋千这件事，我儿时的时候很喜欢，相府也修了秋千，就在楚宸那天去的开梅花的那条道中间靠边。

楚宸开口：“修了的，我带你去？”

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不答应也就我别扭了，再加上真的很久没有玩过秋千了，也就同意了。

“好啊。我起身，站起来，说：“现在就去吧，荡了回来再去吃饭，不然不会儿太阳那个劲头儿一上来，毒得很。不过话说，没想到楚宸你还喜欢荡秋千。”

我叽叽喳喳的，连我自己都感觉有些聒噪。我想，我现在真的是没有从前半分当家主母的影子了。

楚宸走我前面，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点了点我的头。

这里的确修了秋千，不过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是一块小臂长短的木板再栓上了两条粗麻绳，这大概是我见过最简单的秋千了。

那秋千一看便是好久没人坐了，落了不少的灰和枯叶，我走上前去，拍了拍。拍得差不多，便直接坐了上去，没有一点小姐的样子。

我对楚宸喊道：“楚宸，愣着干什么，过来推来我啊。”

楚宸笑着走过来，一一照做。

这个秋千看着不怎么样，但是荡得高，我从来没有做过可以荡的这么高的秋千，手上忍不住把那麻绳攥得紧了些。天气本来就热，即使吹到脸上的风是带着热意的，但竟然一下子还是觉得凉快了不少。

“鸾鸾不害怕么？”楚宸突然来了一句我认为极煞风景的话。

我玩得正尽兴，被问的不明所以，心里想着，他这秋千安在楚宸这里，他荡都不会断，我荡自然断不了，有什么好害怕的。

见我不回答他，楚宸手上的力气大了些。

这就在这时，我听到楚宸戏虐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鸾鸾。”

“嗯？”

“我从来不荡秋千的。”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寒，立马道：“放我下去。”

楚宸笑得大声，开口：“不要，姑娘坐好了。”

。。。。。。。。

晚上，他陪我去买东西，我以前出府的机会不算多，小时候玩性最大，但又是母亲管的最严的时候，常常是过节时或者找借口才能偷着出府。

我脸上戴着面纱，把我的脸遮去了大半，只露出眼睛和眉毛，我不喜欢这种东西，但楚宸叫我带上，他说谢回还在找我，叫我小心些。

我听了后怕，干脆直接说道：“那就不出去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胭脂也不是什么一定买的物品，在相府的那么多年，作为父母的唯一一个掌上明珠，我攒上的胭脂水粉也可以抵得上半个小铺子。

楚宸倒是无所谓的样子，没有理会我说的话，一边把面纱盖在我下半张脸上，仔仔细细的系好，打了个结，这才开口。

“有大不了，大不了打一架。”

“那么多人，你打得过？”我挑眉。

“英雄配美人，为了鸾鸾，自然愿意争上一争。”楚宸的脸突然在我面前放大，我可以透过他的瞳孔看到我的影子，他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一点脸红心跳，以便逗我。

楚宸这行为实在幼稚，我没忍住笑道：“绣花枕头的功夫就别拿出来了，害不害臊。”

我可还没忘记他带我爬狗洞的事，若是真的武功高强，那还要钻什么狗洞呢，直接轻功然后飞檐走壁带我回府不就好了。也可惜了我那些花，可娇贵得很呢。

想到这，我不禁埋怨的看了楚宸一眼，他笑着躲开了我的目光。

街上不比之前热闹，很多铺子都没开门，但我们还是逛了很久，小吃的摊子开的多了些，我买了不少。街上行人不多，但也不太少，我谢回在城里巡逻手底下的官兵几次从我旁边经过。

开始我还紧张，手一直抓着楚宸的袖子不放手。巡逻几次之后，我发现那巡逻的人很懒散手里即使拿着我的画像也没有把我认出来，不过是走个行式形式，敷衍了事、

我远远瞥见那画像，那画上是，但又不太像现在的我，画的是我之前还是将军府夫人的样子，明明是妆容严肃，可我又在微笑，笑的很明媚。头上还插了一朵艳丽至极的牡丹，显得有些有些不伦不类。我低声暗骂了句：“真是俗气。”

楚容也看到了，只听到他憋笑着说：“没想到鸾鸾在别人眼里是这样的。”

我松开他的衣袖，把手里才买不久的点心一股脑的全塞进楚宸嘴里，骂道：“吃的也堵不住你的嘴。”

我买的都是松软的东西，往楚宸嘴里塞的太多了，他说不了话，有个兔子样的豆沙包还半露在外面。

我语气放软：“楚宸，你别动啊。”

他狐疑的点头。

我把手上的糖葫芦拿到嘴边，张开嘴，咬了两个，含在嘴里。然后把我咬过的那边，钝的签子的那头插进那豆沙包，那糖葫芦虽然勉强立住了，但大有摇摇欲坠之势。

我对他说：“拿着些，别弄掉了，这可是本小姐赏你的。”

楚宸怕糖葫芦掉了，只好伸手拿着那根木签。想要把嘴里的那些吐掉。

我抢先一步，率先开口：“楚宸，多难得啊，相府的千金在喂你呢。”

他嘴里含糊不清，但是我知道，他在咬牙切齿的喊我：“陈鸾。”

我笑着跑远了些。好久没有干过这么捉弄人的事了，真难得呀。

街上还是偶尔传来叫卖，明明是那么有生气的烟火气的形象。可我突然又觉得有点难过，我想，要是青青，周禧，婆婆在就好了。

青青还是会叫我偷着带她出府，求我给她买一些小玩意儿小零嘴儿。同禧还是会与我咬耳朵，热烈的少女永远无法掩饰自己对心上人的情意，因为柳长青的一句话决定喜怒。婆婆还是会笑着领我走，如果她还在，就换我领她走了，我要带她去吃京城里最好吃的虾饺，那虾饺很鲜，我一次可以吃上一笼，婆婆一定会喜欢。我会教她认识自己的名字，帮她先前的那个人家，如果愿意，我也希望她可以留在相府。

哦，对了，相府。

我想，要是一会儿回的是相府就好了。

兄长依旧会在门口等着我，大冬天里也不例外，平日里会与我拌嘴，但他总是让我，说我是妹妹。母亲依旧会对我很严格，会说我没有小姐闺秀的样子，也会在京城举办宴席的时候，毫不谦让，说我们家鸾鸾厉害。父亲依旧很少见到人影，但是我房间的小茶桌上总是会收到他从各种地方顺来的小礼物。

我抬头看天，今晚的月亮很圆，真的像个白玉盘子。

我回头看楚宸，他离我不远，我在这里看月亮，他在那里看我，我笑了一下，接着冲他喊道：“走吧，我们回家。”

我真的希望他是我的良人。

楚宸快步走到我身边了，嘴里早就一干二净了，他把手里的糖葫芦又递还给了我。

我拿着糖葫芦就这样荡啊荡啊，月色正好，天底下仿佛就剩下我们两个，我没忍住，还是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宫？”

“明天。不过应当不算回宫吧。”他思考了一会，如此回答道。

我明白他为什么今天这么腻着我了，但他回答的干脆，没有一点要瞒我的样子，我也不好发什么脾气，只好接着问：“怎么这么快，那。。。那你带我吗？”

楚宸突然停了下来：“在这里等我吧，等我来娶你，做我的妻好不好？”

他这话说的一点不害臊，我想到周禧，想到她问我的话，想到她跟我说：“鸾鸾，你想当皇后吗？”

一国之母，责任实在太大，需要贤良端庄，需要母仪天下，需要德才兼备，我是真的很不喜欢这样枯燥又乏味的生活。

我又在想，可是如果是楚宸的话呢？

我看着楚宸的脸，目光又不自觉移上了他的眼角，我没想其他，只觉得他这本颗痣怎么生得那么好，不管怎样看人都带一丝情意。

我眯了眯眼，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说：“明天晚饭前回来吧，我给你熬粥。”

他笑了一下：“鸾鸾，真难为我。”

“也很难为我啊，好不好？”我伸出手在他面前摆了摆：“我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好不好？”

楚宸把我在他面前摆弄的手按了下去：“熬个粥有什么难的，傻子也会。”接着又叹了口气，又像是在回忆什么，自言自语道：“也对，也只有傻子才会弄出那么甜的吃食，里面糖都没化开。”

他说的轻，我听不清，只好叫他再说一遍。

他在我头上点了一下：“没有什么，真是怕了你了，好。”

“楚宸，你说什么？”

“我说好。”楚宸又重复一遍，突然，他低下头，笑着盯着我，做认真状，叫我的名字：“鸾鸾？”

“嗯？”

“你是不是耳朵不好。”

。。。。。。

我不想理他的打趣，快步跑开了。隔着老远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鸾鸾！”

“你慢些，别摔了！”

“鸾鸾，不打趣你了，等等我！”

我不理他，跑的更快了，嘴角却忍不住扬了起来。我知道他在让我，他怎么可能跑不过我呢？

我之前就说过，我耳朵很好，小时候母亲打趣我顺风耳，上辈子可以听到谢回的脚步声和紫云娇憨的笑，我的耳朵真的很好，只不过想听他再说一遍罢了。

我对他笑着喊：“楚宸，你才耳朵不好。”

我转头，看到他承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笑，我笑的更开心了。

我们是这样跑回府里的。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叮嘱了好几侍奉的宫女要早些叫我，借口说我想取些清露，明天早上要煮茶喝。我睡不去，起身打开窗，天边的月亮还在，甚至感觉比在街上看的时候还要亮。

第二天，没有人叫我，倒是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倒是早早的醒来了。应该是楚宸那边知道了，觉得我既然叫宫女叫了，那定然只会贪睡，不会早起。他的意思也很明显，无非是要我得在这里，哪也别去。

楚宸不会给我下药，他觉得我娇弱留下什么后遗症不好，连平时的汤药也挑着温和的给我吃，我想，如果是谢回，为了以防

万一，也要对我下个可以睡上好久的药。

我住在这里时间不长，衣柜里的衣服倒有好几套，我着着衣柜里的裙衫，取了一条样子简单的，穿了上去。

楚宸果然有命人在门口守着，但一看便和谢回那里的人不一样，我歇斯底里的功夫早就在谢回那里练的轻车熟路，张口出来。我闹的时间一长，要死要活的那侍卫无法，也就让我出去了。

如果叫我父亲母亲看见了，估计也会想对兄长那样，说把我腿打断。

不过我身后还跟着个男子，怎么样也不肯走，说什么也不离开，我认出来了，那是那天拒绝给我两碗粥的人，哦，他叫什么来着，好像是王伍。

楚宸有援军，把京城的城门破了，城外的不少难民涌了不少进来，成为太子的一大批追随者。

我不知道他那里来的援军，可至少有人帮他，也可以让我的心也一下子安不少。

太子归京的消息自从早上一放出来，就有百姓组织了起来，毕竟大多数人现在都不会怀疑一个有这么多援军支持的人。

即使就算不相信，也不会表现出来，对于多数百姓来说，是不是真的太子无所谓，谢回一家独大的日子，边疆失守，朝廷不

管世事，百姓也在水深火热之中，无论是谁，都是他们的希望。

我走到大街上，这里的景象着实令我惊到了，不少百姓跟随军队，游行示威，大多是男子，女子也有，有的女子手里还抱着初生的婴孩。

人群里有个人看着熟悉，我认出来了，是那天卖青青糖画的那个爷爷，他手里举着平日里扎糖画的那个木头棒子，也在游行的队伍里，他走得不是很快，却也不落人后。

我刚想混入进去，肩膀被人一拍，抬头看，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个子不高，裤角衣袖都被挽起，虽然他的衣服干净整洁，一看便是新换的，但我还是闻出了他身上的肉味，干了那么多年，味道有些掩盖不住，我猜他应该是个屠户。

他对我喊：“小姑娘家的出来干什么，快回家，别来瞎闹。”

我没有回答他，又往人流里冲。

这次他直接把我推了出去，力气很大，我差点没稳住身子，还是王伍拉了我一把。那屠户接着开口，对我说：“你这不姑娘怎么这么倔呢？跟头驴一样，快回去。”

我被弄得有些烦躁，却也只能解释：“我及笄了。”我指着不远处的妇女：“凭什么她们能进，我进不得。”

那屠文只是简单的瞥了一眼，便知道了我说的是哪个，对我答道：“她家男人前不久战死了，是被那什么狗屁谢将军强行抓

去参军的，结果没几天就死了，连尸骨也没收回来，战没打赢，还死了丈夫，这里的女的，大多都是这样才来的，不然谁会愿意来呢，怎么也劝不住，好说反说也怎么说也不听，还把才生的孩子也带来了，说离了他妈也是个死，劝不住，你有什么办法，遭罪呦。”

他转头便要接着劝我，我打断他的滔滔不绝，抢先开口。

“我嫁人了的，我夫君就在这里，我不走，我要和他一起。”远处传来乐声，不同于我平时听到的阳春白雪，弹得很乱，各种乐器都有，在这样的情景下，却有着莫名的感人，我冲那屠户笑道：“我是个乐坊的琴女，我夫君很好，特别厉害，我早不是姑娘了，但还是谢谢您。”

那屠户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却还是没变，手上仍是要把我拽出去的样子。我看向王伍，用眼神示意着他，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点了点头顺着人流将那个屠户推搡开了。

还是个夏天的季节，空气里闷热，人与人挤在一起便更难受了，虽然队伍在向前走着，可正是因为人太多了，空气半点没有流通，酸臭的汗水味和酷暑的燥热交织在一起。汗止不住的往下滴，头发自然不说了，我没有看见一个人额前头发是干的，甚至不少的人，连麻制成的衣服也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汗渍。

耳边的音乐很散，和人们的声音混在一起，我跟着人群走，尽量做到不落下队，乐音繁多，我竟然分不清究竟是有多少个曲子杂在了一起。

离我不远的地方，是一个吹笛的女子，我看见她身上背着东西，像是琵琶。老实说，她吹的并不好听，有几个音可能是因为气不足还是不到位，甚至有些刺耳。

我不禁又把步伐加大了一点点，好不容易才走到她身边，鼓起勇气攀谈了起来，我想借她的琵琶，但与其说借，倒不如说是给我，因为现在一别，倒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遇到。那姑娘面善，听了我的话，愣了一下，也就没什么反应了，也许是生性如此，也可能是因为战乱，她嘴上不停，却是细细的听完了我说话，然后将笛音一转，算是收了个尾。

她人很爽快，直接将身上的琵琶卸了下来，递到我手里。我离她近，她身上有种好闻的味道，说不上来，反正我很喜欢。

我震惊她的利落，那姑娘倒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只说是从乐坊顺的，她在乐坊打杂，现在事情一出，乐坊的人就全跑了。她的声音娇娇软软，连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音调里都带着糯。

我想到了青青，不对，青青更活泼些。我又摇了摇头，把记忆甩出脑海。

那姑娘似乎真的把我当做乐坊的琵琶女了，她似乎很高兴，又把琵琶往我怀里推了推。我弹得最好的是琴，但哪有琴边走边奏呢？我想，要是现在是话本就好了，画本上的武林高手边走边弹最是常态了。

我想弹些东西来，遁入寻常里，与那些百姓一样，簇拥着他。

凤凰再高贵，在我眼里也只是鸟，一只寻常的鸟。

那姑娘声音不糯了，带着股力量，叫我弹，弹快些，弹大声些，要把乐声覆盖过京城里的每一块城砖，要让京城里的每一个人知道即使是商女也不会在亡国的时候时时犹唱后庭花。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眼泪在眼眶里又憋了回去，手还在打颤，却又是放在了那笛子上，唇覆了上去，断断续续的吹起来。

王伍早就回到我身边了，但他没有讲话，只是站着。

我拨了拨琵琶，有些生疏，老实说，我弹琵琶不多，京城的小姐能打出一技之长，寻几分脸面和雅谈也就够了。

我还是弹了首曲子，是我做阿飘的时候听来的曲子，是城中百姓耳熟能详的调子。

这琵琶的弦不算特别好，又像是刚换上去的，比我刚开始练琴的时候还觉得痛些。

王伍憋了好久，还是没忍住开口：“我说你个姑娘就别出来了，安安心心等爷，外面乱的很，你弹来弹去的干什么。”他话说的难听，可没法反驳，在他眼里，这不过是一场闹剧。

我当了那么多年贵女典范，却只有一样琴拿的出手，弹拨乐器七七八八，我只能弹了，我想我连这都不做，还能去干什么呢？

王伍还想再说什么，被我打断。

“你可以过来唱，也可以去楚宸那帮忙，左右别闲着。”

“啊？”王伍一愣，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可以去爷那里？”

“自然。”我摆了摆手。

“算了吧，爷叫我守着你。我听爷的。”他顿了顿，又接着说：“你真不回去？”

我看着不断前进的队伍，又看向王伍，他脸上还是少年人的样子，还带着未脱的稚气，也难怪人那么鲜活，我说道：“表面上也许齐心协力，可免不了有人心惶惶，害怕是肯定的，别说他们了，要是让我当那个领头的，我估计腿现在都在发颤呢。”我对着王伍笑：“我弹曲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的，不管我是相府小姐，又或者是乐坊乐女，都是周朝的百姓，楚宸既然是太子，那么他就是君，百姓随君，天经地义。”

我不管王伍了，就这样，一边走一边弹，开始我还唱，后来周围的人和了几句，不吭声王伍也随了起来。我就不唱了，只管弹，他们唱的比我好听，我唱歌不着调。

我们就这样随着走，来了几波官兵，是来赶我们走的，他们手上拿着的刀在阳光底下折出寒光 看着怪渗人的。

那些官兵只是在恐吓，却不真正取人性命，谢回也肯定明白，如果动了血，京外民愤已久，如果再加上京城的百姓，他吃不消。

这不是宫里的路，倒像是相府的，我家的路。

我向王伍问了一嘴，他似乎很震惊我不知道，跟我说：“谢回住进相府已经有些日子了，就因为这件事，朝中意见对他很大，有些老臣连着上了三天的折子，可谢回没个理的，依旧还是一个样。”

我压下心头的厌恶，随口道：“也是相府风景好。”又接着弹了起来。

之前习惯了坐马车，这一次用脚走，竟然第一次觉得路途这么远。王伍的嗓子有点哑了，听着沙沙的，我叫他别唱了。他不肯，又叫我看自己的手。

我不习惯这弦，又弹的久，我右手的第二指的指头有点磨破了，往外微微的渗着血，不用他提醒，我也早就感觉到了。

我练琴的时候，最怕手破，十指连心，最觉得疼了。

王伍说，只要我停了，他也就不唱了。，只要我还在弹，他就还在唱。他说话的语气比之前与我说话的时候好了不止一点，我有些不太适应。

可是我不敢停，参与游街的百姓越来越多，我甚至还看到了几位之前见过的青年才俊和贵女小姐，他们笑着同我示意，应该是认出了我，却没有再大的动作了，只是默默地跟着队伍。你看，这多难得呀。

相府的门口围了好多的人，我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复杂，相府的大门口守了很多很多的人，没有百姓在往前走了。封建礼教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他们能走到这儿，本身就是一件很勇

敢的事了。我将手里的琵琶给了一个面相还行的大爷看着，就退出了人群。

我拽着王伍，往相府右侧的街道走去，我加快了步子，暗暗祈祷，一定要在才好。

王伍不明所以，却还是没有说什么，只顾跟着我。百姓渐渐少了，更多的人愿意大家伙凑在一起，安心。

我估摸着大概位置，这里的墙壁都堆着柴，又生了许多野草野花，我也不太确定，用手拨了好几处，干枯的柴免不了要刮到我的伤口，真疼。王伍看了我的做法，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可也来帮我拨柴，摸索了好一会儿，我的手突然碰到了一处空缺，我没忍住兴奋，也不顾什么小姐形象，把手伸出来，指着那里冲王伍笑道：“是空的，快来帮忙。”

这个狗洞还在，我心里舒一口气。

王伍听见了这话，赶忙过来帮我，让我高兴，没忍住调侃道：“相府家怎么也有狗洞，不是银俩不够了，连个修屋的钱也没了。”

我心情不错，也顺着他的话讲：“小人干的，府里的人应该还不知道吧。不然说什么也要把他的皮扒下来一层。”

“唯有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你们相府到真是齐了，不如你跟我家爷说说，让我家爷帮你，他可厉害了，捉个小人没问题。”

我没忍住，笑了出来，好奇问道：“你家爷有多厉害？”

“可厉害了，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王伍一脸骄傲，说完又看向我：“爷好像挺喜欢你，我原先觉得你像个小乞丐，破破烂烂，后来知道你是个娇小姐，金枝玉叶，现在看来，你也还行。”

我心里想这楚宸这蛊惑人心的本事也真有一套竟然把王伍搞的这么死心塌地的，一边把手上的柴扔到王伍怀里，佯装生气：

“说我还行，你也就勉强吧，我好歹是个小姐，小姐就会使唤人，搞快些。”

王伍手上动作不停，嘴巴没忍住嘟囔道：“姑娘就是麻烦，谁啊，真可恶，放这么多的柴，塞满得了。”

我敲了敲他脑袋：“别说你爷的坏话。”

“姑娘家的，别动手动脚，再说，我哪说爷的坏话了。”

我笑着指了指那洞：“这洞，你爷挖的。”

“嗯？你唬我？”

“唬你干嘛？”

“。。。真是爷挖的？”王伍小心翼翼的问道，语气还带着之前唱歌的哑。

“嗯。”

“挖的好。”王伍一拍手，拨柴更加卖力了：“要不是爷，我们现在可还没法子进去呢。”

我看着王伍，不禁又赞叹了几句楚宸拉拢人心的法子，真是高明。

狗洞很快就通了，已经不是第一次走了，也就不再用再扭捏作态，进来的倒是顺利，我看着王伍，他正在拨柴，想把那个洞重新掩过去。

我看一下四周，没有一个人，虽然这里是花园，有些偏僻，可一个人也没有，也说不太过去。隔着墙这里依旧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幸好这里与大门有个拐角又隔得不算太近，不然，倒是会有很多麻烦事。

我正想绕过花园去往前院，那里就在大门直直进来的地方，他们应该在那。

就在这个时候，王伍把我拦住了。

我有些发怒：“你别拦我。”

“不拦着你，要看着你去给刀开刃吗？”

“没人会杀我的。”

我有些慌乱，忍不住自言自语，刚刚在外面不觉得，那好歹有股子力量和热情推着人走，人也有股劲，可以说些大义凛然的话，甚至还有鼓舞身边人的决心，可现在不一样了，离楚宸越近，我心里就越是心慌，说不上来，心情也有点莫名的暴躁。

“可楚宸不一样，谢回他不是人，真的会杀了他的。”我的脑海中突然又涌现出与谢回在一起的那些日夜，我重复着同样的

歇斯底里，不能提的紫云，破碎的茶盏，我头上艳丽的牡丹，全都压的我喘不过来气。

王伍看我我好一会，最后只落了一句：“相信爷。”

“我相信他。可王伍你老实告诉我，你们带来的援军有多少，而谢回的军队又有多少？这里毕竟是京城，王伍，楚宸既然安排你在我身边，你功夫应该不错，书房右侧的柜子，你都去翻翻，右边的小屋子都去找找，如果他放在相府的话，那里应该会有有用的东西，你去找找，这才是帮你的爷。”我的脑海中回忆着上辈子谢回的癖好又与这辈子的他对应上，东西喜欢放书房，喜欢放右侧，不过哪里的右侧倒都是皆有可能，记忆中这个习惯他应该是没变的，我看王伍没动，忍不住催促道：“快呀。”

王伍迟疑了一会，还是问道：“那你呢？”

我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土，笑着对王伍说道：“小姐我可是累死了，我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就在这里等你。”王伍还是不动，我忍不住又催促了他几下。

“你到底还要不要帮你家爷了？”

王伍心一横，手伸了出来，做拉钩状：“我们拉钩，你就在这里等我，不能走，走了你就。。就。。一辈子嫁不出去，当黄花大闺女。”

“知道了，知道了，不会走的，拉钩拉钩。”我表面上不耐烦的口气，心里却觉得王伍简直可爱得紧，甚至怎么说，有些傻

气？

好不容易让王伍走了，见人没影，过了一会，我才挪动了身子，心里回着抱歉，跟了兄长那么多年，扯过的谎也不少了，可这次却有些心虚，大抵是王伍的做法太孩子气了吧。

不过王伍，你家爷说要娶我的，你的谎可能做不了数了，毕竟，可是楚宸先说出口的，我是凤凰呀，也是楚宸要娶的陈姑娘。

我顺着小道走，亏得我耳朵不错，挺远就听到了有脚步声，我找了间柴房，避了一下，过了一会，脚步声就真的由轻变重再变轻最后消失不见了。

相府的屋子结构很巧妙，不算上下人住的屋子，余下的这些屋子一间连一间，也算是个独特的暗道，儿时母亲控制我饮食保证我身段优美，常常吃到我六分饱便不会再允许我吃东西了，幼时的我就这样常常溜到小厨房拿些吃食。想不到到了现在，这些设计的巧思也还能派上用处。

我就这样摸到了前厅，人的声音也离我越来越近，不只是相府门口百姓的声音了，还有嘶吼声，兵器的摩擦声，我从小就听不得这种摩擦的的声音，没忍住，我打了个寒颤。

我现在倒真的觉得我拿了话本主角的戏份了，虽然走的是暗道，可是还是有被发现的概率，可这一路走来，竟然畅通无阻，除了有一次那险些给发现的意外，一切都顺利的不得了，我把手放在脖子后面捂了捂，我手嫩，之前出了血，又在拨柴的时候擦伤了些，现在虽然是夏天，可还是有些发凉。

我躲在前厅的柱子后面，单一个柱子肯定挡不住我，可我之前在这里挂了帘子，帘子加上柱子挡住我不成问题，之前我便是躲在这，偷听母亲和她密友讲话的，有时我也会来偷听父亲的，但父亲的无趣，都是朝中的事。可母亲就不一样了，几个女人聚在一起，总是少不了谈论八卦，我听着也有趣。母亲虽然严厉，可柱子隐蔽，我躲在这个柱子后面，竟一次也没有给发现过。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袖子突然像是给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我还没有做出反应，耳边就传来了一句熟悉的男声：“谁？”我听出来了，是温玄。

我抬头朝他噓声：“是我。”

温玄这才有了看清我的样子，问道：“陈小姐，你怎么在这？”

“这是我家，我自然在这，可是温公子，你怎么在这？”

温玄也不瞒着我，大方的开口道：“一会太子他们就打过来了，我在这埋伏着，一会帮他。”我刚想再说些什么，就被温玄打断了，他对我：“噓。”了一声。

我也确确实实听到了声音，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发出一点声，不算安静的环境下，我却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照理说，我现在应该恐惧，可是我一想到楚宸就在外面，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就没那么害怕了。

温玄剥开了一小片帘子，看着外面的情形，好一会儿，我甚至可以听到刀剑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温玄轻轻的落了句：“陈姑娘呆在这，温某先去一步。”就闪了出去，像是飘了一阵风。他的声音很轻，要不是离得近，我估计一点也听不见。

之后的事，我没有什么印象了，我只知道我冲了上去，替楚宸挡了一刀，那伤口不深，可谢回的刀上有毒，那一刀划在手臂那，可真疼，疼得我眼泪都要掉出来了，我听到谢回和楚宸都在叫我的名字，喊的很大声。真像话本呀。

王伍偷到了兵符，一切都是那么天时地利人和，我知道楚宸赢了。我的人生终于能上辈子岔开了道。我痛的想哭，可是我又想笑。我昏迷的过去，又像是睡了一觉，醒来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发生的那么快。

我又睡了很久，醒来的时候还是楚宸在我身边，就像之前我生着病时他守着我的时候一样，见我醒了，楚宸一副不知道说什么的样子，叫我：“鸾鸾。”他的声音哑哑的，我不太习惯。

“嗯？楚宸，好久不见。”我扯了一个笑，看着楚宸。

“我们才见过的，鸾鸾。”

“你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不是说给我熬粥吗，怎么跑出来了。”楚宸盯着我，我看着他眼角的泪痣，忍不住用手摸了上去。“不要命了？”

“楚宸，不用你来娶我，我来嫁你了。”

楚宸愣了一下，恢复了寻常的样子，带着笑，可我看到他笑意不见眼底，他说：“荣幸之至。”

“楚宸，你不开心吗。”

“胳膊痛不痛？”

“别这么凶嘛，现在不是很疼了，我是你家小姐，我粥也熬了的，叫张妈看着的，你没回去喝？”

“没有。”

“那下次再说吧，希望楚公子还有口福。”我冲他打趣。

楚宸像是被难住了，好久才开口：“楚公子可能没有了。”

“为何？”

“口福留给周公子吧。”楚宸抚了下我的头发：“鸾鸾，都结束了。”

“鸾鸾，我要娶你。”

楚宸抱住了我，我可以闻到他身上好闻的味道，我的脸颊可以碰到他散下来的头发，碰着我的鼻尖，糙糙的，痒痒的。

耳边又传来楚宸的声音，我突然又想养猫了，我想我会养很多很多猫，我又听到他接着问我：“鸾鸾，手痛不痛？”

他不问还好，一问我的委屈劲就上来了。

“楚宸，我好疼，那琵琶弦真新。”

“我弹得真难听，教我音律的夫子听到估计都要给我气死了。”

我把手递到他边上，笑嘻嘻着说：“楚宸 帮我吹吹，好不好呀。”

楚宸没有回答我，却把我的手，接过去，像个孩子似的吹了起来，我看着他的耳朵，有些发红。

没想到楚宸平日子那么喜欢捉弄人，现在却是发了羞。

我想要是母亲他们在就好了，母亲虽然对我严厉，但我知道她肯定不会让你留疤。楚宸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相府那边很快就会回京，你不用担心。”他又顿了顿：“你想见见周禧么？”

可以见到周禧，我自然喜不自胜，连忙满口答应。“明天先吧，我带你在院子里走走？”

我没忍住，插科打诨道：“怎么了，没事可做啊？”

“做下人的，自然要把小姐伺候好。你想荡秋千么？”

“好啊，不过先前没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荡秋千。莫不是套了我兄长的话？”

“没有。”走在我前面，笑着说：“我远比陈姑娘认识的先认识姑娘。”

他的声音不大，我没太听清，只好又问了一句：“楚宸，你说什么呢？我没听清。”

“没什么，鸾鸾，我们走吧。”

我也不想深究他到底讲了些什么，索性也就不管了，随便应了过去，回答了一句：“好。”楚宸手里拿着东西，我看到了，那是一块玉，正是我初见时看到他身上的那块，他把那块玉紧紧的塞在我的手里，还是暖的。

我再见到谢回的时候，应该是我醒了的三天左右的时间。

谢回待在牢房里，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什么也没做，他的目光就看着那牢房里的仅有的那一扇窗户，那个窗户透进来光，把那仅有的一束阳光框的方方正正的，应该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可是他没有回头，依旧看着那窗。

我不说话，我在等他开口。

他刀上的毒并非无药可解，只不过会难养些，可能会留个疤罢了，我来到这里，自然不能放低我的身态。

“陈小姐，你来干什么。”谢回还是没有看我，不过他不叫我鸾鸾了，但是这样我却觉得听着好像顺耳些。

“谢回，我们谈谈？”不得不说，我们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好谈，但好歹重生了一次，他现在被关着，我想问些东西。

“陈鸾，还用不着你跟我讲这些大道理，我是将军的儿子，说用一生下来就活该抛头颅，洒热血，对吗？凭什么啊。”他说的

莫名其妙，与我的话牛头不对马嘴，我没回他。

谢回又接着对我说：“鸾鸾，给我去买东街的桂花糕好吗，那里的桂花糕很好吃，买八块好了，分你四块。”他看我没有动，挑了挑眉，又接着开口：“怎么，怕我下毒？”他像是陷入了回忆：“放心，我没那能耐，那里的婆婆是个很好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好说了句：“不至于。”

“陈鸾，你就是怕我。”谢回轻笑：“你别这样，鸾鸾，你不如骂我几句，像之前那样。”

我看着他，摸不清他为什么突然又变了性子，谢回笑的时候会漏出虎牙，尖尖的，带着一种少年气，我突然想起来，重生了一次，他现在也不过是个二十的少年。

我刚刚想说些什么，脑子里有闪过的是在将军府发生过的种种往事，就又闭嘴了。

我盯着谢回的背影，说了句：“我会叫人送来的。”我一下子没有什么想问的欲望，我正欲离开，突然又被谢回叫住了。

“鸾鸾，我要去边疆。”

“嗯？”

“边疆失守了，我是将军，虽然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个职位，可我本来就应该守在那里。”他笑的开心：“只有我，才能守住那。”

“你要去打仗？”

“鸾鸾，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没有兵权了。”他摊手：“那个太子可找过我了，他是真想我死，我不去就真的死这了，这多憋屈。”

“你跟我说什么劲？”

“我可没答应他，鸾鸾，我等你话。”

“你让我去，我就去。”谢回眼睛亮亮的，盯着我。

“我自然和楚宸一样，你随意。”我说了这话扭头就走，耳边似乎还听到谢回在那里说：“鸾鸾，对不起。”

我没有回头，大踏步的走了出去。

周禧常常来找我，她有些怕楚宸，虽然他们是兄妹，可是没有在一起生活过的经验，不过不影响小姑娘的喜悦，柳长青依旧高高瘦瘦，还是喜欢穿着一身青色的衣衫，但我知道他在帮楚宸办事，以后肯定不单只是个画师了。

我还是喜欢叫周宸为楚宸，我习惯了。

父亲他们也回京了，还是住在相府里，母亲对楚宸很满意，不止满意他的家世，也很看好他的举止教养，让我来说，楚宸这厮比我会装。

兄长很喜欢拉他下棋，我刚开始还会看，可是后来便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他们棋中有棋，话里有话，至于胜负也基本上五五

开，没有什么看头。青青依旧莽莽撞撞，不过最近因为我定了出嫁的日子，她倒是连着好几天，耐着性子跟那些绣工们学女红，说是要为我绣些东西。

周朝的皇帝之前被谢回软禁，民心早就消散的差不多了，周朝要立新帝了，那位子理所应当是楚宸的。

楚宸给我带了消息，谢回去边疆了。他最近事情很多，又常来相府跑，现在他终于能松了一口气了。我也松了一口气，只要边疆平定，周禧自然不用和亲，她总是跟我说：“鸾鸾，你要幸福。”

现在我也可以把话还给她：“周禧，我也希望你幸福。”

很快秋天到了，刚刚立秋过去，夏日的燥热还没有完全褪去，用过晚膳，我就坐在凉亭里吹风。我眼睛突然被一双手蒙上，好巧不巧，我瞥见了腰间那个针线蹩脚的绣着屋子的荷包。

我笑着开口：“钻狗洞进来的？”

“鸾鸾，你好无趣，也不猜两下。”他拿开了盖在我眼睛上的手，但是也不否认：“走大门进来，喧天锣鼓，那架子比唱戏的还足，麻烦的不得了。”

他凑的离我近了些：“鸾鸾，想不想出去玩？”我看那他的眼睛，笑脸盈盈，眼角带笑，像是溢出来的情意。

我把手伸到他的面前：“好呀，要不要给你换个荷包？”

楚宸用手随意的摸了摸腰间的荷包，又用大拇指细细的摩擦了下上面的针线：“不用了，鸾鸾，我很喜欢。”

“真喜欢还是假喜欢？”我还是喜欢他眼角的痣，不老实的手又摸了上去。

“你送的我都喜欢。”他又凑的离我近了些“鸾鸾大家闺秀，不如亲自给我绣个。”

“油嘴滑舌，不过绣东西，我不答应。”

“为什么？”

“我幼时最讨厌学女红，哭爹喊娘，三个嬷嬷也没能按的住我，还是让我跑了。”我想起儿时的事，没忍住想笑。

楚宸也跟着我笑，好久，他才问我：“鸾鸾，想不想吃酸杏干？”

原先没有什么感觉，他这么一说，我到突然想吃了，我看着楚宸：“好呀，我们走，大门还是狗洞？”

楚宸笑着拉过我的手：“带你走话本里的大侠，我带你轻功出去。”

“好啊你，之前你可是说你不会的，又骗我！”我要去锤他，楚宸也不躲，全都受着。

我成亲的日子是冬天，那天是个好日子，父亲母亲还有楚宸看了好久的黄历才定下的日子，周禧哭哭啼啼的，青青也是，我

想他们两个在一起，我真的可以去组一个戏班子演戏去，我想到她上辈子出嫁的日子，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看着窗外飘飘洒洒的大雪，雪白的雪花像是棉絮一样铺在大地上，来年一定会有一个好收成，今年也一定真的是瑞雪兆丰年。

边疆那边传来了消息，谢回死了，战死在了边疆的战场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闺房里绾发，我没有什么感觉了，直到现在我也才明白，我是真的放下了。我对着来通报的下人说：“如果尸骨回京，替我上三根香，如果尸骨无存，那就算了。”我脑海中又过了很多画面，应该是控制不住的习惯了。

我的成亲那天，场面浩浩大大，母亲在为我梳头，一边梳她嘴里还一边念着：“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梳到子孙满地。”母亲是带着笑意念的，声音很好听。

妆娘替我描妆，我提醒着她也要为我点一颗痣就在眼角那里，和楚宸一样的地方。

我突然想到，昨天王伍来对我打小报告，据说楚宸紧张的不得了，明明衣服已经早就做好了，合身了，还是试了七八遍还觉得不满意，还在右手第四指连手背的那处地方点了一颗红痣，说是我也有一颗，可是那痣不好点，它生的小，楚宸不让别人干这个事，老是点大要么就渗开，最后反倒是把自己给弄急了。他这么一说，脑海里就立刻有了想象出他那副样子，一有画面，我就觉得好笑得紧。

我踏上接亲的马车，楚宸一个人驾了一匹马在迎亲队伍的最前面，喇叭，唢呐的声音在我耳边不绝于耳，我看到那师傅腮帮

子吹的鼓鼓的，满脸通红，我想，一会应该多给他们一些赏钱才好。楚宸坐的那马脖子那还挂了朵大红花，配着满地的白雪，倒平添了几分喜气，见我来了楚宸下马迎我上马车，我悄悄听到他在我耳边耳语：“生逢其时，鸾鸾，我很幸运。”

我随便一伸手，一簇雪絮就落在了我的手上，很快融化在了我的手心，冰冰凉凉的。

春风青鸟，秋月秋蚕，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想到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春夏秋冬，楚宸，我也觉得幸运。

周禧还是一个少女的样子，还是会在书房里藏着柳长青的画，然后悄悄拿出来给我看，问我：“长青画的画是不是极好？”

我问她为什么不拿到外面去？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周禧笑着拉着我的手说，习惯了，等成亲了，她就全部摆出去，让大家都看看她的长青有厉害。

她说这话的时候得意洋洋的，我笑着调侃她：“不担心他成了驸马爷的时候没法为官了？”

周禧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把我的手握的更紧了些，说：“长青说以后他不怕，我和他一起，我也不怕。”她笑着看着我，周禧的手暖暖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想之后我会看着青青出嫁，看着周禧嫁给柳长青，到时候都为她们备上一份丰厚的贺礼，兄长不用再因为我的关系随便娶一个小门小户的女子，我要给锦瑟婆婆盖一块很好的墓，我要找到那个借我琵琶的女子，向她当面道一声谢，我要找到那个

屠户，给他看我的夫君真的很厉害，我还要干好多的事情，我想养猫，也还是养花，我要和楚宸一起看他们长大。

没有什么人再提谢回了，他好像彻底消失出了我的世界。

我记得我问过楚宸：“你要是当了皇帝，后宫三千怎么办？”

他还是那么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笑着说：“在下只要有一个凤凰就够了。”他神色认真，对我说：“陈姑娘，正式认识一下，我是周宸。”

我笑着把手递给他：“久闻太子大名，我姓陈，名单一个鸾字，幸识。”

“荣幸之至。”

我骂他油嘴滑舌，我看向窗户外面，窗外依旧大雪纷飞，等到了明年开春，柳绿枝头嫩绿初萌，鹅黄之色尚未均匀之时，那时候，整个大周朝都会是一副崭新的模样。

我是陈鸾，接下来要是和楚宸，噢，不对应该叫是和周宸的故事了，而我也停止分享记录了。

因为啊，我这只凤凰终于有栖息的地方了。

完结啦，谢回番外在文章。

